

季刊第七期

GREAT COMMISSION Quarterly

May, 1995

孫但靈命









邁步差傳

目 錄

3	同工心聲	向著標竿直跑
4	深化靈命	華人教會建立並實踐靈修觀 □居佑之
7	再思靈恩	對於靈恩的認識和反省 □滕近輝
13		回應(一):走出一條靈恩平衡的路線 □陳仲輝
15		回應(二): 靈 恩與聖經真理 □林慈信
17		回應(三):回應滕牧師「對靈恩的認識和反省」
		□温偉耀
19		Who's Afraid of the Holy Spirit? ☐Daniel B. Wallace
28		我若 □林來慰
23	給總統的信	□王永信
29	高峰禱告會	高峰禱告會之要素 □歐約瑟(Joe Aldrich)
32		靜化,淨化,勁化 ── 高峰禱告會的經歷 □尋夢草
36	A.D.2000	United Prayer Track ☐Jack L. Dennison
40	靜修心路	更深的信 靠 □曾哲生
42	宣教情	福音情 □曾家彬
43	同工見證	葉陳淑淑愛子不言悔 □喬恩納
47	「大使命中	¹ 心」一九九五年財政預算
※	特訊:踏.	上「絲綢之路」

大使命季刊第七期 一九九五年五月

出版者:大使命中心

Great Commission Center 美國總會: 1610 Elizabeth Street,

Pasadena, CA 91104, U.S.A.

Tel:(818)398-2400 Fax:(818)398-2441

Compu Serve: 74513, 3361

香港分會:35-37 Hankow Road, 4D

Ma's Mansion, Tsim Sha Tsui,

Kowloon, Hong Kong.

Tel: 27372267 Fax: 23148547 Compu Serve: 73672, 255

Board of Trustees: 滕近輝(主席)/高雲漢(書記)/

會 葉陳淑淑(財政)/宋仲虎/ 孫約翰/陳啓棠/黃存望/

王永信

President 會 長 : 王永信

Director of Operations 院務部主任:麥裕沛

Director of Hong Kong Branch Office : 鄭金城香 港 分 會 主 任:

Ministry Associates · 陳琛儀/常思恩/葉陳淑淑/特 約 同 工 鄭彼得/盧得生/嚴建平

Financial Advisors 財務顧問:余紹機 王偉奇

Editorial Consultants: 倪貢明/陸蘇河/溫以諾/ 顧問編輯 盧家駇/戴紹曾/龍維耐/

Wilson

Contributing Editors: 李建安/周子良/林慈信/特 約 作 者 唐佑之/麥希真/許宗寶/

梁家麟/戴紹曾/曾景雯/ Luis Bush / Arthur Glasser / Peter Kuzmic / Howard Snyder / Ralph Winter

Editorial Committee:主編:王永信編輯委員會編輯:王志學

執行編輯:麥裕沛

發 行:王冠文

§ 本刊文章立論不一定代表本刊或大使命中心之觀點。 § 本刊歡迎轉載,以期廣於宣揚,請函美國總會。

深化靈命 邁步差傳 Rooted in Spirituality Committed to Mission



「向著標竿直跑」

「大使命中心」同工們在事奉上願效法保羅的心志,抓住每一時每一刻的機會,完成主的心願。請大家與我們一起爲下列已作未作的事工向主獻上感謝並代求。

四月短期宣教

從美國及香港來的十六位隊員在中亞地區艱苦的事奉兩個星期,與當地韓國教會合作, 蒙神大大使用(詳情請閱本期「特訊」)。

一、舉斯克(Bishkik, Kirghistan)

除舉行佈道大會引領多位當地人信主外,並數次拜訪當地「東干人」的村莊。這是一個 福音真正未傳到的人群,需要有負擔向回教華人傳福音的人長期工作,歡迎有感動者與我們 聯絡。

二、阿拉木圖(Alma Ata, Kazakstan)

除向當地人工作外,並帶領州多位中國留學生信主。他們極需牧養,但當地華人教會也 無資深華人信徒,故暫時將他們「寄養」給韓國教會。目前急需華人傳道人或資深信徒前往 作牧養及開荒工作,有感動者請即聯絡。

莫斯科華人教會成立週年

莫斯科華人教會於四月卅日(主日)舉行了週年感恩會(詳情請閱本期「特訊」)。該 教會在神的恩典和同工的努力下,有美好的成長。

- 一、該教會於數月前已發展爲城南、城北兩處聚會,共約有二百信眾。
- 二、目前正在進行開始另外兩處聚會,並盼於二週年時,四處聚會將有一千信眾。
- 三、目前極需有負擔之傳道人前往事奉,有感動者請聯絡。

短期及長期工人訓練

- 一、今年五月及七月將有紐澤西州的劉裕漢牧師、鄧彼得牧師、台福的吳德聖牧師及周淑慧 牧師伉儷,以及香港建道神學院多位師長前來向莫斯科及聖彼得堡的華人信徒作培訓工作 ,請大家代禱。
- 二、爲了前蘇聯十五個共和國的華人福音工作之需要,我們將與當地韓國教會合作,並盼於 今秋開始較正式的華人神學及聖經訓練。有感動執教者請即聯絡,長短期皆所歡迎。

「大使命中心」搬遷計劃

蒙神恩典,及各地大使命之友之共同努力,撤避計劃順利進行,五月初完成過戶手續,以下幾項開頭事工請代祿並請參加:

- 一、五月、六月整修工作
- 二、六月中旬搬遷(自加州至德州)
- 三、七月八日(週六)上午10:30,新址感恩奉獻大會

「大使命中心」代表您及您的教會向普世作開荒宣教工作,在人力、物力方面需要你的 代禱,支持至參與。願神祝福你爲祂的國度所作的一切努力。謝謝!

華人教會建立並實踐靈修觀

唐佑之

迎二十一世紀,華人教會正面對著 時代的新挑戰。 我們是以興奮的情懷, 來展望這個中國人的世紀, 因爲這是歷 史學家所提示的。 但是我們所處的時代 環境卻是後現代的, 這種世俗的時代精 神,會使我們卻步。事實上,教會常以 基要派信仰自豪, 那是追溯至十七世紀 的敬虔派傳統, 十八世紀清教徒的理念 · 十九世紀弟兄會的屬靈原則 · 我們的 聖潔觀, 是分別爲聖, 幾與世界隔絕的 途徑。由於對社會群體,缺乏切實的關 懷,我們傳福音始終不力,也缺少果效 · 信徒們對現實生活,沒有真切的認識 , 靈力不足, 無法抵禦試探, 有屬鹽的 觀念,卻缺乏屬鹽的能力,信仰雖然純 正, 德行卻無表現, 福音的見證不夠明 亮, 教會對社會的影響不大。今日華人 教會需要建立和實踐的, 是完整的顯修 觀,以及健全的顯性生活。

靈修的內涵

「靈修」在一般的觀念,是指敬虔的內心與生活,以祈禱爲主,深體真理之與秘。這是與主相交,與祂聯合,是個人屬靈的、神秘的經歷。從個人的靈修,而有聖潔的生活。這樣的敬虔是表裏一致,自然的表現,而有具體有力的見證,見證福音的能力,信仰的影響。

靈性生活是有雙重的關係, 首先與 神的關係, 這關係成爲一切人際關係的 基礎。人既是有神的形像,就可以看見別人也有相同的形像。所以靈修,尤其是禱告,必會深切體認神,與神有親切的關係。在祈禱中,爲人代求,以說明與人的關係。

活在神的面前,就會在心中體會,神在世界的目的,所以活著爲實現神的權能,就是照著聖經所宣告的,是真正靈修的動機。可見靈修與實際生活確是不可分割的。

薛華(Francis Schaeffer)認爲靈修是爲追求一種進深奉獻的生命,是內在的,也是外面的。處神也是處人的,積極的而且長進的,把握現實,有實際的果效。這樣的生命是以基督爲中心(True Spirituality, 1972, 15, 27頁)。

心靈與物質

靈修就是屬靈的,人們就以爲這只是心靈的狀況,與外面的物質世界無關,這種想法是受希臘哲學觀念的影響,二元論的說法,是將心靈與物質完全分別,而且互爲敵對。崇尚心靈生活,必須摒棄世俗,世俗常指物質的世界。這既有違於聖經的創造論,也輕忽了神在物質世界的權能。中世紀的苦修主義,以爲心靈的修養,是從遠離物質作起。靈肉二者是相敵的,人必須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才可聖潔。但保羅雖說過這話,卻是在於節制,但節制並非完

全摒除與棄絕。 追求雖應該付上代價,但不是只以消極去否認一切, 卻應積極地承受責任,爲眾人擔當。 這是主耶穌的態度, 祂是與神聯合,來承受神的使命,使人們因祂見神:「人看見我,就是看見那差我來的。」(約12:45)。 祂不僅著重與神的關係因而對人們的關懷, 祂看世界,是看世人與世事, 祂不忽略物質的世界,也不棄絕物質。 甚至復活之後,與門徒一同喫喝, 並顧念他們物質的需要。 聖經中都是將心靈與物質合在一起, 神所造的都是好的,只是人不可以物質取代心靈。

爲了靈修,有時因專心,而實行禁 食禱告。禁食並非厭惡食物,或對物質 加以忽略。專心追求,在飲食上節制, 反而使精神敏感,尤其在飽食後,人容 易疏懶,確是事實。這究竟不是苦修的 目的,苦修不是功德,靈修就不必厭棄 物質,這是現代信徒應予注意的。

靈性與理性

靈修是否只注重靈性,不可兼顧理性呢?理性是否有礙於靈性?這往往是在虔敬的事上有錯覺。由於華人教會受那種敬虔傳統之影響,看理性常以反面的觀點來審斷。保守信仰者基本上是反理性的(anti-intellectualism)。人們常喜引用的經文是:「知識叫自高自大,唯有愛心能造就人。」人們更以知識追溯善惡樹,是與生命樹相敵的。其實保羅所論的知識,是指哲學與異教的觀念。如果參考舊約先知書,知識是指對神的認識,與神的關係,可看何西阿書的重點。

知識如指認識神以外的, 仍與靈修沒有衝突。靈性的追求,若忽略理性的

認知,易趨極端,信心若無理性,就是 迷信。在靈修生活中,閱讀一些靈修文 萃,幾乎是不可或少的操練,那是需要 理性的運用。 在靈修的閱讀 (spiritual reading),有若干經典之作(如奧古斯丁 的〈悔罪篇〉、本仁約翰的〈天路歷程 〉、衛斯理兄弟的〈詩歌集〉,還有兩 部神秘派的著作:〈論「神之愛」〉The Cloud of Unknowing及羅逸勒Ignatius Loyola的 Spiritual Exercises 〈屬靈的操練〉等)。靈修的養成,需要有理性的運用與 發揮,理性應屬於靈性的部分,這是研 究靈性神學(Theologies of Spirituality)必須 承認與強調的。

個人與團體

靈修是個人的,但必須有社會意識。 靈修原是個人單獨與神交往與聯合,但這不是神全部的心意, 因爲神要個人在追求長進之後, 必對人們關懷與愛顧。 中世紀的修道主義未能持久, 缺點就是忽略群體的精神。 所謂神秘派, 就是個人與主聯合, 有了很深的經歷, 就自以爲是, 不再由內裹發展至外面。 本世紀末,屬靈操練又再強調, 必須追溯中世紀的神秘主義, 但應加修正, 並且拓展至教會及社會。

保守信仰的教會, 為抵禦自由主義的新派說法, 就只著重個人教恩, 與社會完全隔絕。近二、三十年才有覺醒, 發覺群體的重要。 社會關懷是必須有的, 但仍應從教會出發, 教會觀念又須從個人發揮團體的精神。 個人的禱告才可發展團體的敬拜。個人的悔改, 必可促成教會中彼此認罪, 同蒙赦免的恩典。個人受苦, 又培育教會肢體的同情與關

愛。 個人的德行,一定激發教會的信念 ,而主持公平,成爲社會的良心。

社會關懷,是由於教會的聖潔,而 聖潔是從個人靈修培育出來。 聖潔不僅 是信徒的身分與地位, 也是教會的性質 與功能。「有了虔敬,又要加上愛弟兄 的心,有了愛弟兄的心,又要加上愛眾 人的心。」(彼後1:7)可見這是有步驟 、有層次,逐漸的發展。

門徒與僕人

靈修是奉獻,將自己完全徹底的奉獻,求主塑造與製作,更加像主,見證 主的榮美與尊貴,祂的智慧與能力,這 是作門徒的真義。

作門徒,必須常在主身旁,不僅與主同在,更效法祂的樣式,學習祂的心思,明白祂的旨意,這應是鹽修的目的一親近主。作門徒,是跟隨主的腳蹤行,主耶穌呼召門徒必說:「來跟從我!」與主同行,必須與主同心,與主同在。這也可說是靈修的性質——默想與禱告。

關於「默想」,似爲一個籠統的名詞,在涵義上並不清楚。許多其他宗教也有這樣類似的靜修。有的只是一種冥想,具迷信的意念,有的也僅爲心理的操作。但是基督徒的默想,並非保持心靈的空白,而是以基督爲中心,以祂爲對象。這是從默念 (meditation) 至沉思回想 (contemplation)。後者似有進一步的省思,可說是靈性與理性綜合的運用,尤其在禱告中的悟性,以及在讀經上的領會,這是以門徒的態度來學習。最好的例證是主教導門徒洗腳的榜樣。 祂命令門徒要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

們也要怎樣相愛,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約翰13:35)。效法主的榜樣,作真門徒,好門徒,就聽從主的話,從省思至實行,成爲主的好僕人。

這樣說來,作門徒是個人的,也與 別人有關。作僕人就是爲別人,不爲自 己,由個人至教會,再至社會。這是對 主的責任,爲別人而作,實行主的心意。

建立和實踐

華人教會一向著重靈修,因爲這是 我們信仰的傳統。 這些傳統在消極方面 看,似嫌狹窄,以致觀念上以偏概全, 不夠健全。但從積極方面注意,靈修確 應繼續著重,更應進展:改進與求進。 西方世界崇尚科技,後現代的心理已失 去那種心靈的力量,忽略屬靈的內容。 我們東方人雖受時代環境的沖激,仍多 少保持原有的文化內涵以及思想模式。 何況我們信徒應該在世俗濁流之中,多 加警覺,力求上游,成爲中流砥柱。

當西方文化在沒落中,人們又無奈 地接受多元的兩可,進退維谷,莫衷一 是。靈恩運動有時只是一種逃避,或走 向極端,或向青年們倡導一種新的「文 化」,這些不足以成爲信仰的答案。真 正的答案在於健全的靈修觀,而且觀念 正確尙嫌不足,必須實踐,完全在基督 的生命中不斷長進與茁壯。

靈修是向前而且向上,從個人至群體、教會、再至社會。靈性的省察,是答覆神的問題:「你在那裏?」(創3:9)「你弟兄在那裏?」(創4:9)

口作者爲美國加州「金門浸信會神學院」舊 約教授。

對於靈恩的認識和反省

滕近輝

主耶穌何等重視聖靈的工作,他題 到聖靈是我們能力的來源,使徒行傳一 章八節:「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 們就必得著能力,在耶路撒冷……直到 地極,作主的見證。」聖靈不但是能力 的來源,祂也是恩賜的來源,在哥林多 前書十二章到十四章,我們看見聖靈隨 著祂自己的旨意,將各樣的恩賜賜給人 ,爲要造就教會。我們也看見聖靈在基 督徒生活中結果子,在加拉太書五章22-23節,那九樣的果子清楚的擺在我們面 前。使徒行傳事實上可以說是主耶穌藉 著聖靈透過門徒的作爲的紀錄,所以使 徒行傳又有人說是聖靈行傳。

我們不論從那一個角度來看,我們都看見主耶穌和聖靈密切的聯在一起,不可劃分。那裏有主耶穌的工作,那裏同時有聖靈的工作。我們願意體會主耶穌的心意,和祂一樣的重視聖靈,這是我們事奉主的一個基本心態,絕對不可以缺少。這個重視也帶來追求,我們在觀念中重視聖靈,然後我們在自己的工作中追求聖靈的充滿,聖靈的能力,聖靈的果子,聖靈的恩賜。這些定了我們追求的路線、方向、目標。但是我們很容易有觀念上的注重而缺少事實上的追求。一講到追求,就會在我們心中引發一個問題:到底那一條是正確的路線,那才是正確追求聖靈能力的路線?

我們最希望的就是能夠找出一條合 乎聖經的中庸路線。 中庸是不偏不倚, 不偏到任何的極端, 按照神話語走在其 中。

正面的確定

首先要先確定一些明顯的事實。 第一, 聖靈的充滿與聖靈的澆灌是歷史的事實。 在使徒行傳裏頭題到聖靈充滿十次,另外有四次題到聖靈澆灌。

第二方面的確定就是聖靈的恩賜是 事實(林前12:4-11,弗4:11)。這些恩 賜在使徒時代的教會裏面表現出來,不 是理論,乃是歷史的記載。在早期的教 會裏面,清楚地顯明出來醫病,趕鬼, 方言,各樣的神蹟。

反面的確定

第一, 異教和異端也有方言和神蹟 的表現。

第二, 邪靈有時候侵入靈恩運動裏面, 這也是歷史的事實。邪靈使靈恩運動的一部份變質, 變成了很明顯地一個錯誤的路線。在華人教會裏面有很明顯的例子。

第三,靈恩派常常有預言,他們很 注重預言,但是他們的預言裏面,有很 高的比例沒有應驗。

屬靈的分辨

第一, 分辨聖靈的恩賜和聖靈的果子

聖靈的恩賜和聖靈的果子,是二件事,有不少靈恩派的追求是把重點放在恩賜上,而忽略了果子,因此我們看見在美國報紙上常常登載的兩個最出名的靈恩派領袖的跌倒。一個是Jimmy Bakker,一個是Jimmy Swaggart,他們二人在金錢上,在性上跌倒。他們跌倒以後,還是繼續有吸引力,還是繼續地受擁戴,沒有悔改。一直到被揭露出來的時候,才表示悔改。這是因爲他們把聖靈的恩賜和聖靈的果子沒有分別清楚,以爲有了恩賜就是神同在的記號,就是聖靈工作的保證,有沒有果子不被重視。第二、分辨聖靈的充滿和聖靈的澆灌

在使徒行傳裏面有十次題到充滿, 四次題到澆灌。 充滿是與品格和能力有 關, 是已經有很好靈性的人所得到的。 但是, 聖靈澆灌就不同了, 聖靈澆灌四 次,每一次有超自然的現象產生。

聖靈澆灌的時候,那些被澆灌的人 完全沒有屬鹽的經驗和深度。腓利傳福 音的時候,很多人相信。剛剛相信,就 有聖靈澆灌,也有神蹟發生,有超自然 的現象,有許多人相信。他們還沒有任 何屬鹽的深度,沒有任何屬鹽的經驗, 只是剛剛相信,在該撒利亞也是道樣, 彼得傳福音還沒有講完,聖璽就澆灌在 他們身上。在以弗所也是如此。只有在 五旬節的時候,門徒禱告了十天,門徒 已經有好的鹽性根基與準備,聖靈降在 他們身上,有超自然的現象。

除了五旬節以外, 那其餘的三次, 都沒有專求聖靈的澆灌, 完全是神的恩 典所賜下的, 不是因爲他們追求而得到 的。

當時澆灌是發生在福音傳到新的地方,那些地方的人,對福音完全沒有認識,對五旬節發生的事,完全不知道。在這樣的地區,聖靈的工作特別顯出來,是一個新的介紹(new introduction of the ministry of the Holy Spirit to these new areas),證實聖靈實在降臨了。

聖靈的充滿是與聖靈的果子和能力有關。例如在使徒行傳十三章五十二節那裏說:保羅和他的同工傳福音時被趕走,他們離開那地方滿心歡喜,被聖靈充滿。他們被聖靈充滿的時候,滿心喜樂,喜樂是聖靈的果子之一。巴拿巴是個好人,大有信心,被聖靈充滿。聖靈充滿的果子是信心和好品格。

神在聖經裏面沒有命令我們追求聖 靈的澆灌,但命令我們要追求聖靈充滿 。(以弗所書五章十八節)。「要被聖 靈充滿」是個命令。 第三、分辨方言

第一點,方言和鹽性是兩回事。哥林多教會是很注重方言的教會,但是這個教會裏頭有很多的問題和鹽性不好的表現。一個講方言的人,不一定鹽性好,一個鹽性好的人,也不一定講方言。

在靈恩派裏頭,很容易把這兩樣混在一起;一個人講方言是表示靈性非常高,不講方言就是靈性差。第三波道方面有改進,不太注重方言,已經比傳統靈恩派更加符合聖經的教導。 他們是原來有根底的福音信仰的人帶領的, 也是在福音信仰的圈子裏的推動。 但是第三波也有愈來愈多的跡象, 和靈恩派的主流路線愈來愈靠近, 這也是它的一個危機。

第二點,在哥林多前書十二章、十四章裏面,有一個相當明顯的意思,就是在方言上要節制,有壓抑方言的味道,將哥林多教會對方言的特別注重減低下來,把它沖淡。保羅要他們更加追求做先知講道。

第三點, 方言所發出的聲音也是令 人困惑的一件事。 你看讓恩派所發出的 方言,都是單調的聲音,是單音。我第 一次聽見方言的聲音是抗戰期間,一九 四一年在中國大陸陝西的保雞縣, 有一 個教會, 我從那裏經過, 我進去的時候 , 他們正在講方言, 那個聲音就是單調 的「的的的、、、」,這種單調的聲音 ,是不是當時使徒所講的方言?當時聖 靈澆下來, 他們講方言的時候, 很明顯 是一種語言。所以許多地方來的人,都 聽見他們用自己的鄉談講論神的作爲。 他們聽得懂他們所講的, 是真的一種語 學說話一樣, 小孩子最初學說話都是不 清楚的,單音的。但是這個答案很難令 人滿意, 因爲講方言是聖鹽的工作, 不 是學來的,方置是一開始就講的,不是 學來的, 是聖襲招自然的作爲。當時使 徒們讚方言沒有經過學習的過程。

第四點,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二章 三十節說: 豈都是說方言的麼? 意思就 是說,不是每一個基督徒都說方言,方 言是恩賜之一,不是每個人都講,這是 很明顯的。

在傳統的靈恩派裏頭, 要每一個基督徒都說方言, 参加聚會的時候, 別人會講自己不會講, 就是次等的基督徒, 所以都追求講方言。 我聽見一位出名的傳道人講一件事: 他認識一個弟兄, 有

點調皮,他一次去參加靈恩的聚會,許多人講方言有繙譯,他就站起來,冒充講方言,竟然有一個人爲他繙譯。從那個時候開始,他就知道這個裏頭很有問題。甚至有人教你方言,這樣做是很危險的,很容易讓撒旦有機可乘。因爲在那樣的聚會裏面,感情的因素影響很大,有些人在其中不知不覺的,就好像被河流沖去。

第四、分辨聖靈的工作與肉體的工作

保羅說用方言禱告,是靈裏面與神的交通,一定有真的方言,保羅說他自己說方言,我也知道一些神很使用的人有講方言,他們不公開講方言,也不高舉方言,但是有方言的經驗。所以我知道講方言是事實。但是,因爲人人都要講方言,那種氣氛下,產生了假方言,產生了有撒旦工作的餘地。

讓我們分辨聖靈的恩賜和肉體的工 作。 哥林多前書十四章第二十九節:「 至於作先知講道的, 只好兩個人, 或是 三個人,其餘的就當慎思明辨。」請注 意,保羅說有人作先知講道(原文是說 預言),聽的人要小心分辨,這表示裏 面可能有錯, 如果不可能有錯就不須慎 思明辨。說預言是聖鹽的恩賜,聖鹽的 恩賜不應該有錯, 那就表示有可能肉體 的混入。再看,二十九節第一句:作先 知講道只好兩個人或三個人, 然後再看 三十一節: 因爲你們都可以一個一個的 作先知講道, 叫眾人學道理, 叫眾人得 勘勉,先知的靈原是順服先知的,因爲 神不是叫人混亂, 乃是叫人安靜。 保羅 這話的意思就是當時有混亂的情況。 許 多人爭著讚, 所以保羅說你們講要一個 一個講,要有次序,在聖靈的引導下讚 ,講室靈給他的話,怎麼會爭?那就表示真頭有肉體的因素,要彰顯自己。肉體會跑進室靈的工作裏頭,所以保羅來糾正他們。 我們要小心學習分辨聖靈的工作和肉體的工作。 第五、分辨預言

按照事實的記錄, 靈恩運動裏面所 說的預言, 有相當高的比例是沒有應驗 的。如果都是聖靈的工作, 就不會有這 個現象, 如果有相當的比例是不應驗的 , 那就表示人意、邪靈、肉體都在裏面 。所以我們要非常注意這件事, 而且預 言當中有許多是很瑣碎的, 沒有實際屬 靈價值的一些話語, 我們要清楚的分辨 。

帖撒羅尼迦後書二章九節說,撒旦 的運動也能行神蹟,所以我們不能夠單 單憑著神蹟奇事,來確定是否聖靈的工 作。主耶穌自己也在登山寶訓裏面講, 有許多的人奉主的名行異能,但是主說 :「我不認識你們,離開我去吧。」啓 示錄第十三章也提到敵基督能夠行神蹟 。主耶穌在世的時候,他行的神蹟都是 出於憐憫、愛心,救人脫離撒旦的捆綁 而行的神蹟,沒有絲毫是要炫耀自己。 這是主耶穌行神蹟的一個非常顯著的特 點。

第七、分辨能力

第六、分辨神蹟

目前許多的人的感受,就是靈恩派有能力,教會增長,會友熱心。在某些時候是如此,我們不能否定有這個實際的現象,在教會圈子裏發展最快的一些教會是靈恩路線的教會,是個不容否認的事實。在1974年的韓國福音大爆炸,那個時候開始,就有一個統計在進行。

在 1981 年的一個報告:南韓基督教的人數從三百萬增加到一千萬。 這個會友人數的增長,主要是在長老會,而長老會他們推動福音的工作的訓練, 很注重聖靈的工作,但不是靈恩的路線。 所以聖靈的工作不是單單在趙鏞基的教會裏人數增加,不錯,他們人數增加很快,在那個時候他們說有二十萬的會友, 現在他們號稱有六十萬會友, 他們增加的是很快,但是從三百萬增加到一千萬, 這七百萬的人, 絕不是趙牧師的幾十萬人可以包括在內的,更大的比例,更多的人數,是在非靈恩派教會裏頭進行的。

在韓國的眾教會裏頭,禱告會非常的興旺,絕對不限於靈恩路線的教會裏面。在漢城周圍的禱告山,是各宗派的,而數目最多的是長老會,他們在那裏進行信心的禱告,禁食的禱告。他們同心合意的禱告,那種的強度令人驚訝,我們去的人都是受了很深刻的印象。福音大爆炸第一個晚上的聚會,詩班有一萬人,他們唱哈利路亞大合唱,在整個會議中,我們沒有見到鹽恩路線的表現,只有禱告的表現,教導的表現,追求聖靈能力工作的表現、是透過禱告來追求的。所以韓國教會屬靈能力的表現,絕不限於靈恩路線的教會,這是我們要分辨清楚的。

同時我要根據教會歷史中復興運動的紀錄指出事實。在1732年開始有復興運動從莫拉維亞的教會開始,後來這個運動影響了約翰衛斯理,開始在英國進行福音的工作和復興的工作。然後,約翰衛斯理的同工Whitefield到北美,帶領復興運動,和Jonathan Edwards一起帶領。從那時候開始到現在大概有七波的大

復興, 這些運動的過程裏頭有聖靈很明顯的、大有能力的彰顯, 但不是靈恩的路線。所以教會歷史裏頭給我們看見, 大復興的發生不是透過靈恩的路線, 只 有在第六次, 就是威爾斯大復興裏頭, 開始有了靈恩追求的路線。 第八、分辨聖靈追求的兩條路線

這兩條路線有人把它用這樣的名詞來表達,一個是 charismatic line,一個是 classical line。 靈恩的路線我們都是耳熟能詳,但是 classical line 道名詞有許多人還沒有習慣。我們看見神在歷史裏面大大使用許多人,這些人在他們靈性裏頭有被聖靈充滿的經驗,我舉幾個例子。第一個例子是衛斯理復興運動,開始的時候他們六十位同工,通宵禱告,他們禱告到早上三點鐘的時候,他們就有很特殊的經歷,就是被聖靈充滿,他們充滿了喜樂、讚美、敬拜,那個就叫做衛斯理會的五旬節。

還有在莫拉維亞弟兄會,他們也是在一直藉著禱告追求聖靈的充滿,到了1732年他們被聖靈充滿,大大的復興。他們原來是常常爭論難相和,因爲從不同背景來的,但是經過那次聖靈的充滿,他們就合在一起,彼此相愛,同時就在那一年發動普世的宣教工作,他們在一百五十年裏頭差遭出去二千一百五十八位的宣教士到各洲去傳福音。他們的聖靈充滿都沒有靈恩的現象。

再舉一個例子,那就是慕迪。他的工作分成二個階段,第二個階段的開始,就是聖靈充滿的經驗。有幾個年長的姊妹同心合意的爲他特別禱告,神就賜給他聖靈充滿的經驗。第三個例子就是實路易師母。她追求聖靈的充滿,她的

路線就是徹底的倒空自己,對付罪,然後用信心接受聖靈的充滿,她得到聖靈充滿以後,就開始在英國到處領會講聖靈充滿,有許多人有了這個經歷,但是沒有靈恩路線的現象。她後來被邀到歐洲大陸幾個國家去領會,到印度去領會,到美國去領會,而且被邀請到慕迪Memorial Church 去領會,她講道的重點是十字架的道路,對付自己,對付罪惡,完全的奉獻。

她的書影響了倪柝聲, 她是影響倪 柝聲三個姊妹中的一個, 這個影響是非 常的深入,可以說是倪柝聲神學思想、 屬靈追求的主要路線。另外一個影響他 的女子是原來在內地會工作的巴教士, 後來她走飄恩的路線。 她講靈恩的聚會 中, 倪柝聲在顯性低潮之中, 聽了她講 道得到復興,後來他個別和巴教士談話 , 巴教士也帶領他追求**靈**恩, 他有了講 方言的經驗,他覺得鹽性有復興,得到 力量, 就把它帶回到上海哈同路教會聚 會裏面, 有許多人接受就追求。 但後來 產生教會的混亂,所以他就停止了,他 自己也停止了。 後來到了台灣, 二位姊 妹再在那裏開始靈恩的教導和追求。 但 是後來英國弟兄會的一個領袖, 被邀請 到台灣去講, 他可以說是弟兄會中一個 權威的領袖, 他就提出來驅恩運動的一 些問題,後來他們就接受他教導,在台 灣完全放下了靈恩的追求。 那兩位姊妹 最後也放棄了。

她們回到從前帶領靈恩的教會,她們離開了十餘年以後去看那個教會,結果發現情況不如其他按照一般屬靈的追求,好好的學習事奉、愛主、見證的教會。她們就發現靈恩,在經過時間的考

驗以後卻是有弱點。 這是兩條路線的比較。 我自己的領受, 還是要追求古典的路線。是沒有後遺症的。

宋尚節的日記已整理好快要出版, 在他日記提到, 他在各處領會的時候, 聖靈大大的工作, 許多的人信主了, 他 自己在禱告之中也講了方言, 沒有人教 導他, 也沒有人要他這樣做, 也不是受 了惡恩派的影響, 他是自己禱告中講了 方言, 但是他不宜揚這個事, 他領會時 有許多人被復興起來, 也有人講方言。 後來靈恩派的人就想進入他的工作裏頭 ,他拒絕了。他這樣說:愛主第一,救 人鹽魂第二, 其他的都是第三的。 聖寶 的能力在他十五年的工作裏充份的彰顯 · 他有醫病的恩賜 · 經他禱告而得到醫 治的有幾千人。 他有五萬封信保留著, 是那些因他講道而復興的、奉獻的、蒙 醫治的人寫信給他的。 他得到聖靈大大 的使用。王明道也拒絕遺條路線。所以 我們看見不是只有一條路線可以走。 第九、關於第三波的分辨

第三波是一個在福音信仰教會圈子 裏推動的一個靈恩運動。 這個運動有明 顯的特點,和過去的靈恩運動不同。第 一個特點: 注重聖經的真理,注重講道 。第二,他們不過份高舉方言。這兩特 點就使他們成了一種溫和的靈恩路線, 而且很注重福音的信仰, 這是他們的優 點。 因此就有許多原來拒絕靈恩路線的 人接受了這個路線。 關於第三波有甚麼 要分辨的呢? 第三波漸漸的有一個傾向 ,是歸於靈恩路線的主流裏去。因此, 我有一個感受, 靈恩路線開始可以溫和 ,但因爲它是一個超自然的境界,人就 不會輕易滿足,他得到一部份,還要得 到更多超自然的東西,是很吸引的,是 很興奮的,所以不知不覺就愈陷愈深。

與靈恩路線的對話

福音信仰的教會領袖和靈恩路線的 領袖舉行對話。 在英國這個對話幾年前 就開始了, 代表人物一方面是靈恩教會 的領袖,另一方面是英國 Evangelical Fellowship的領袖,其中包括John Stott。他 們在一起開過好幾次對談會議,在聚會 中很坦誠的指出今天福音信仰教會的弱 點,又指出今天鹽恩路線的問題,不合 聖經的地方。 他們相當開誠佈公的來對 談,就有些結果。靈恩運動的領袖們發 現他們的路線和聖經真理對照的時候, 發現了一些問題, 他們有了一個比較客 觀的心態來思想,福音派的領袖們也承 認自己的弱點。這是一件好事。這樣的 對話應該是有幫助的。 雙方都需要用神 的話來光照。 這樣才可以避免不知不覺 進到偏差裏去。今天我所等候的,求神 的,就是能夠淨化鹽恩追求的路線,有 一條完全合乎聖經真理的路顯出來。

聖靈的恩賜是事實, 我們不能否定, 但是在追求恩賜的時候, 怎麼用神的話來做爲每一個方式、每一個重點的根據。 不是把注意只放在超自然的經驗上, 這樣就會成爲教會的祝福。

(麥少文弟兄、王冠文姊妹及髙陳靜茹姊妹 錄音整理。)



作者爲「美國華人宣道聯 會」主席,「大使命中心」 董事會主席。

走出一條靈恩平衡的路線

陳仲輝

滕近輝牧師在「對於靈恩的認識和 反省」一文中,正面的確定聖靈充滿、 醫病、趕鬼、方言和各樣的神蹟都是聖 經裏無可否認的事實。在實際的追求上 ,也提供了應該留意分辨的幾點,只是 太偏重了反面的例子,若能同時舉出正 面和一些成功的例子,就會對一般有渴 慕和追求的信徒有更大的造益與指南, 使他們不致於過份的小心而產生望梅止 渴或裹足不前的心理。

其實,神在這時代中也興起了不少被聖靈充滿而大大受神使用的器皿,帶出了大能與平衡的見證,如:富勒神學院的Peter Wagner、達拉斯神學院的Jack Deere、浸信會的Jack Taylor、長老會的Brad Long(羅學川)、校園福音團契的John White、新加坡的鄭健雄牧師、泰國的賽克牧師、Ed Miller、Ralph Mahoney等等都是從保守的基要信仰裹接受靈恩後而進入一個新而平衡的,大有能力的服事,這些見證都可以做我們的鼓勵、參考與榜樣。

聖靈的恩賜(靈恩)及神蹟不單只 是聖經中的事實,也是這時代仍然常見 不可否認的事實,問題是如何走出一條 平衡可實行的路,誠如滕牧師文中所指 出的:「我們很容易有觀念上的注重而 缺少事實上的追求,一講到追求,就會在我們心中引發一個問題:到底那一條是正確的路線,那才是正確追求聖靈能力的路線?」滕牧師提出有關屬靈分辨的幾個重點,除了建議應該與靈恩路線有對話外,卻沒有正面提到如何去實際親身體驗到聖經中所講到一切有關神蹟、醫病、方言等屬靈的恩賜的運用,使教會能充份發揮肢體不同的功能(恩賜),在愛中建立自己。(林前2:弗4:7-16)

滕牧師在文中提到聖璽追求的古典 路線(Classical Line),舉了幾個例子:如 裏油、倪标·宋尚節等神重用的僕人 ,都有被聖靈大大充滿的經歷。這也是 他們能力的來源,使多人得幫助,使人 得享他們得聖顯充滿之後工作的果效, (如得救、得醫治、得真理造就等)但 卻沒有得著他們所以得能力的秘訣:聖 **鹽充滿的恩賜、能力與豐盛的生命,這** 是一件很可惜的事。因此在教會歷史中 除了初期教會以外,像他們如此得著聖 惡大能,被神重用的人卻是寥若晨星, 而神的心意乃是要用祂的靈「澆灌凡有 血氣的。」(珥2:28)今天很多人會講 解聖靈充滿的重要,卻沒有把人帶進聖 靈充滿的經歷,讓人親自來領受聖靈的

大能及各種的恩賜。

筆者在這十多年來也在學習從基要 信仰裏走出一條聖經、聖靈平衡的路線 ,藉著愛修祈禱園的服事,接觸了各種 不同的靈恩教會及有恩賜的牧師,感覺 到靈恩(神蹟、能力與超然的恩賜)雖 然是很寶貴,也不可缺少,但在實際靈 命的追求上,聖經、聖靈和聖潔三者都 需要同時並進才能得以完全。在教會的 建立上也是如此:聖經的教導、聖靈恩 賜的運用、教會組織行政的健全、人事 的處理都是教會增長的條件,各有其一 定的位置,不然若只著重靈恩或其中任 何一方面,均會產生偏差甚至極端。

在靈恩的教會中也有一些恩賜的誤用及不合聖經的作法,大多數是在於「實行」和「運用」上的偏差和極端,而不是「真理」上的錯誤或異端,如以下所列出一般靈恩錯誤的作法和看法:

- 1. 聖靈的工作不一定要「擊倒地上」 才算有效,有時在有意或無意中把 人「推倒」更加使人反感。
- 趕鬼及醫病是常有的,但也有很多人沒得醫治,靈恩聚會有時會誇張得到醫治的見證和比例,使不得醫治者以爲自己有問題,以致於灰心甚至失去信心。
- 3. 太偏重外面的感覺和情緒的激動, 常會偏於勉強,偏於膚淺,或屬於 人爲,而不是屬於聖靈自己的工作
- 4. 雖然聖璽充滿和方言在鹽恩教會中 是相當普遍,卻不應該主張人人要 說方言,或聖靈充滿必講方言,更 不應該主張沒有鹽恩就沒有重生, 沒有聖鹽,或是不屬鹽、不愛主,

- 道都不是應該有的說法,只能引起 紛爭,甚至把人絆倒。
- 5. 太過於看重有恩賜的人,以至於陷入迷信,甚至靠人多於靠神,或把人捧得太高,反而使他們驕傲而落在人的軟弱裏,在權、錢及性上失敗、跌倒,均是肉體及老我所產生的問題。
- 6. 過份高舉聖靈的恩賜和能力而失去 了聖經與生命的見證與聖靈的果子 的並重與平衡,往往會造成偏差與 濫用恩賜的危險。
- 7. 信徒得著了聖靈的能力與恩賜之後 ,若不是在聖經的真理,教會的權 柄及屬靈的牧者帶領下使用這些恩 賜,也常會因生命不夠成熟而產生 出一些沒有智慧或不良的效果。

但是我們是否因有人犯了以上的錯 誤而否定了一切對靈恩的渴慕與追求呢 ?非靈恩的教會有很多的優點,但也同 樣的有不少的缺點和失敗的例子,雙方 不應該因此而彼此排斥或攻擊,而是在 愛中彼此幫助和提醒,同時用謙卑寬廣 的心彼此學習和彼此接納。

其實福音信仰的教會,若有好的聖經基礎,加上正確穩健的聖靈追求與經歷,是最具有理想的條件來實驗走出一條靈恩平衡的正確路線。在實行的時候,也許未免也會因人的缺點而犯了一些作法上的錯誤,但只要我們的心是正的,動機是對的,加上好的聖經基礎,就不必過份的小心而不敢開到水深之處,相信必蒙神的悅納和保守,漸漸踏上一條更新自由光明的大道!

記得約十二年前當我也在專求一條 平衡的靈恩路線時,主給我一節經文: 「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專見, 叩門的就給他開門。你們雖然不好, 倘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何況天父 ,豈不更將聖靈給求他的人麼?」(路11:10,13)主藉此經文指示我走上靈 恩路線的三步驟:

- (1) 首先要有一顆渴慕的心 求。但單渴慕是不夠的,也要:
- (2) 肯付代價去閱讀一切有關聖靈的 會籍(包括反對和贊成雙方面的 會)——找。這仍不夠,最後還 要:
- (3) 積極去接觸和虛心到靈恩的教會 去觀摩,抱著一顆「不進虎穴焉 得虎子」之心志—— 叩。

一年後主果然垂聽了我的禱告, 讓我親身去領受「父所應許的」,開 始展開了我事奉主二十年來一個更美 更活的新的一頁。

滕牧師是我們眾人所敬重的一位 屬靈長者,若能像John Stott在英國所 舉行與靈恩路線對話的座談會,召集 華人教會中一些屬靈的領袖來一同禱 告,在愛裏說誠實話,用客觀的心態 彼此交通,達成在靈裏真正的合一。 如滕牧師所說:「這是一件好事,今 天我(們)所等候的,求神的,就是 能夠淨化靈恩追求的路線,有一條完 全合乎聖經真理的路顯出來。」阿們



作者爲北美「愛修更新會 」會長及「愛修葡萄園教 會」主任牧師。

回應「對靈恩的認識和反省」(二)

靈思

與

聖經眞理

林慈信

滕近輝牧師的文章提出了幾項我們 都應深思、強調和堅守的重要原則,本 人願提出幾點作爲補充。

- (一)福音派教會,可能因爲靈恩(包括 第三波)教會之偏激,而對聖靈有 某程度的恐懼,這雖然可以理解, 但卻必須正視。這是一個教牧問題 (pastoral concern),應由牧者、長執 以身作則,除了批評靈恩運動之不 足以外,自己追求聖靈的充滿與能 力,並系統地教導聖靈的真理(Doctrine of the Holy Spirit)。
- (二)在教導聖經中有關聖靈的真理時, 不可忽略:
 - 1. 聖靈在創造工作中之角色(創1:
 - 2. 聖靈在掌管宇宙及歷史中之角色 (羅8:28-29)。
 - 3. 聖靈在救贖工作中之角色(羅8: 26-27及羅8章全章)。
 - 4. 聖顯在默示聖經中之角色(提後

3:16-17) •

然後再加上聖靈的充滿、果子、能力及恩賜,則較爲平衡和全面性。

(三)聖靈的澆灌發生在福音傳到新的地方,違說明一部分的恩賜,其功能在於建立新約教會,彰顯神的國度。主耶穌在世時行神蹟,不爲炫耀自己,也是因爲要彰顯、宣告神的國度的來臨。這是歷代「古典派」的福音派信徒的領受。但當教會已被建立,歷史演變到福音廣傳的階段時,傳統的「古典派」認爲超自然的方言、說預言等恩賜則已停止

雖然很多非靈恩派人士不能接納上 述之觀點,但卻不應忽略聖靈恩賜 與宜揚國度、建立教會之密切關係

- (四)本人不屬鹽恩派,對四方面的恩賜 有如下的了解:
 - 1. 趕鬼:在福音被傳開時,因撒旦 工作攻擊,趕鬼是需要的。(但 靈恩派的趕鬼有時有偏差,需要 分辨。)
 - 2. 醫病:同上。新約聖經所教導的 ,教會長老及信徒爲病人禱告, 我們應該實踐,充滿信心去禱告 。(但靈恩派的醫病可能有偏激 之處。)
 - 3. 方言:不同的宗教中也有說方言的現象。說方言時有責任印證是否出於神,抑或是出於肉體與邪靈。
- 4. 說預言(或「知識的說話」): 這是最容易引人入迷途的,而方

言與預言,在鹽恩經歷中往往連 在一起,有了說方言恩賜的人, 常追求說預言的恩賜。

本人認爲傳統「古典派」的見解中有一項原則,需要重新被強調:神的啓示,已在新約聖經被寫成之時,已停止,直至主再臨。因此任何預言或智慧之言,知識之言,若自稱是來自神的啓示的話,則有與聖經啓示之「至終性」(the finality of revelation in Scripture)這原則有抵觸。各派信徒,雖然不能接受「古典派」全部的論說,卻應堅守:神已曉諭(God has spoken),今天一切人的話,都須服在聖經之權威下,沒有一人的話是可以與聖經媲美的,唯獨聖經是「神的話」。

- (六)最後,讓我們多強調認罪悔改,倒空自己,對付自我,提防撒旦的工作,多宜講聖靈更新我們,掌管(即充滿)我們,帶領我們進入到主基督的豐滿的真理!願主復興教會



作者爲「惠敦大學葛培理中 心」中國事工部主任,「中 華展望」總幹事。

回應「對於靈恩的認識和反省」(三)

回應滕牧師「對靈恩的認識和反省」

溫偉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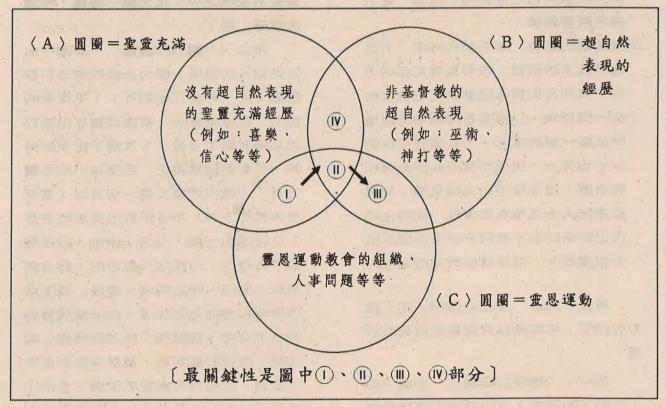
滕牧師道篇關於「靈恩」的文章,不但具備他一貫中肯、客觀、清楚和深度的風格 ,而且在現今華人教會關於「靈恩運動」的爭論中,滕牧師此文有數點突破性的見解。

第一,分辨「聖靈的充滿」和具有超自然表現的「聖靈的澆灌」。前者是所有信徒必須追求的,後者則不是。

第二,「聖靈的恩賜」(靈恩表現)不能替代「聖靈的果子」。

第三,有超自然表現並不就等於來自神、聖靈充滿或神特別祝福。即分辨charismatic line與classical line。

我嘗試用圖表把它們的關係分辨出來:



②是靈恩運動以外的超自然聖靈充滿表現,例如宋尚節博士的方言和禱告醫治能力。有道部分經歷的存在很具啓發性。華人教會因此不應該過份敏感

,以爲具有靈恩超自然經歷的信徒, 就是靈恩派,盲目加以壓止。而當事 人自己也以爲就是靈恩派,於是在這 誤解中被「逼上梁山」(逼入靈恩派

- ①是靈恩運動教會信徒非超自然的聖靈 充滿表現,例如專一讚美神的態度、 愛心、和平、喜樂等。這部分也很重 要。但很多時候會變成依賴超自然現 象而存在,就不正常。例如:在聚會 中要聽到方言、預言,才算真正的讚 美敬拜,沒有經歷神蹟就不能興奮(喜樂)。
- 一是靈恩運動最吸引傳統教會之處,是 靈恩運動真正帶來能力和復興的所在 ,是神能力的彰顯。但留意,這不是 靈恩運動獨有的經歷和表現。如上所 述,似也可以有。所以靈恩運動不能 以心而以爲自己是神唯一祝福、最正 確的教會路線。
- Ⅲ是危險的部分,是假裝的神蹟、不是從神而來的預言、沒有聖靈充滿的方言。有些反對靈恩運動的人也會走的另一個極端,以爲靈恩運動中的超自然現象一概都是Ⅲ。不知道靈恩運動有Ⅲ也有Ⅲ,對他們有不必要的冤枉和攻擊,這也是不公允的見解。但靈恩運動人士也要負點責任,因爲他們自己許多時也不能夠分辨出甚麼時候的經歷是Ⅲ,甚麼時候的經歷是Ⅲ!

最後,我以「捷徑的誘惑」和「能力的誘惑」兩點總結我對靈恩運動的評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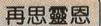
第一,「捷徑的誘惑」。即圖中由
①走向①的箭咀。不少信徒在傳統教會中十多二十年,鹽命半生不死。但一參加靈恩派聚會,只消兩個晚上,就經歷復興,脫胎換骨,實在令人震驚和高興。怪不得在這個講求快捷和捷徑的現代

社會,靈恩運動有非常的魅力。但屬靈成長是否有捷徑?我很懷疑。我接受即可以成爲某些(不是所有)冷淡信徒靈命復興的起始點,但一定要由即延展到①(甚至〈A〉),才真是成熟的基督徒。但可惜靈恩運動信徒反而更容易傾向過份強調即,逐漸讓①萎縮也不知道

即是捷徑,可是艱苦點滴的操練。 捨①而只重⑪,是「捷徑的誘惑」的危機。但話又說回來,有些傳統教會津津 樂道Jimmy Bakker 和Jimmy Swaggart的跌 倒,沾沾自喜,卻漠視自己教會長期不 冷不熱、不生不死的靈命,也同樣陷在 嚴重的危機之中。這大概可稱爲「停頓 的誘惑」吧!

第二,「能力的誘惑」。即圖中由 (11)走向(111)的箭咀。能力永遠都容易引發 誘惑(除了神自己是例外)。不尋常的 能力,誘惑便更大。有幾個靈恩信徒可 以在這次講了方言,下次講不出來的時 候,仍會感謝讚美主,因爲神不准他講 方言!大概他們會使盡一切方法(甚至 是肉體的方法、不分辨能力來源的方法) 也要迫出一段「方言」出來。於是聖 靈不再是主,而是任人擺佈的「紹自然 電源」而已,呼之則來。最後,爲了捨 不得超自然能力的味道,由间慢慢移到 Ⅲ也不自知,這就是「能力的誘惑」的 危機。而我的觀察是, 靈恩運動本身不 一定錯,但有非常嚴重的危機,會由门 移入川,由川又移向川。希望飄恩教會 的弟兄姊妹留意、自省。

□作者爲加拿大「安大略省神學院」神學教授及 華人事工課程部主任。



Who's Afraid of the Holy Spirit?

The uneasy conscience of a noncharismatic evangelical

-by Daniel B. Wallace

I am a cessationist. That is to say, I believe that certain gifts of the Holy Spirit—namely, the "sign gifts" of healing, tongues, and miracles—were employed in the early church to authenticate that God was doing something new, but that they ceased with the death of the last apostle. This is what distinguishes me from a charismatic Christian, who believes the Holy Spirit still uses sign gifts today.

While I still consider myself a cessationist, the last few years have shown me that my spiritual life has gotten off track—that somehow I, along with many others in my theological tradition, have learned to do without the third person of the Trinity.

This has not hindered my academic work. Mine has become a cognitive faith—a Christianity from the neck up. As long as I could control the text, I was happy. I lived in the half-reality that theological articulation is valid only if it is based on sound exegesis and nothing else. Like the proverbial frog in the slowly simmering pot of water, I did not sense that I was on the way to self-destruction.

Two-and-a-half years ago, the Almighty suddenly and graciously turned up the heat. He provided me a wake-up call to get me out of the pot. I am sharing my testimony in hopes that many others who are in cauldrons of their own making might realize the danger—and get out.

Run, Walk, Crawl

I grew up in a conservative Baptist church in southern California. My youth was characterized by timidity: I was a Clark Kent with no alter ego. I was afraid of life, afraid to explore, afraid to question aloud. In spite of this—or,

perhaps, because of this—I was a leader in the youth group.

But I had questions that would not go awayquestions about whether I had had an authentic Christian experience. Because of the turmoil in my soul, I quickly agreed when a friend invited me to a charismatic revival at Melodyland in Anaheim, California. The speaker said some things that disturbed me intellectually. When he gave an altar call, I was ready to go forward and give him a piece of my mind. As I got up out of my seat, the Holy Spirit grabbed my heart and said, "No, this is not the reason you're going forward. You need to get right with God." Now, he did not speak audibly to me-these words are not to be put in red letters. But as I rose, before I took one step, I was overwhelmingly convicted of my own sin. The Spirit of God was definitely in that place.

As I came forward, about four or five hundred other people streamed forth to the center stage. With hundreds of people there, I was amazed when the speaker, microphone in hand, selected me. "Why have you come forward, young man?" he queried. "I came to rededicate my life to Christ," I answered. It was a good thing that the Holy Spirit changed my heart before my lips got in gear.

That night, January 6, 1969, was the major turning point in my life.

Before I left Melodyland, a man invited me to visit his fellowship in Huntington Beach. I joined the group and became a charismatic. The group was vibrant in its worship and courageous in its evangelism. My faith was alive. My prayer life was thriving. And I gained courage.

I would pray for hours daily asking God to grant me the gift of tongues. After a weeknight meeting, when one of the "apostles" discovered that I had not spoken in tongues, he asked if I had been baptized in the Spirit. When I answered in the negative, he laid his hands on me and did the job right there on the sidewalk. Observing that nothing had changed, he doubted my salvation.

So I quietly left the group and the charismatic movement. But my zeal for God was not quenched. I continue to pray, evangelize, and read my Bible.

There was a long stretch of time in which I read my New Testament, cover to cover, every week. I saw God's hand in everything. And the Lord granted me a measure of courage that was not naturally mine.

Because of my interest in spiritual things, I decided to attend Biola University. Afterward I married and came to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 for theological training. Through these years, I began to slip away from my early, vibrant contact with God. My understanding of Scripture was heightened, but my walk with God became a crawl.

Joe Aldrich, the president of Multnomah Bible College, once told me, "It takes the average seminary graduate five years to thaw out from the experience." For most graduates, I suspect, that thawing out may come through the natural course of events. But it took several crises before the Lord started warming me up again. The latest one was what happened to my son Andy just short of three years ago—when he was eight years old.

When Scripture is Inadequate

In December 1991, Andy was kicked in the stomach by a school bully. He developed persistent stomach pains. Two months later, through a providentially guided indiscretion, Andy left the bathroom door open when my wife walked by. She saw something that horrified her: his urine was brown. That same day, she took him to our family physician. This began a series of visits to doctors and specialists. None of them had a clue as to what was wrong. Finally, he was admitted to Children's Hospital in Dallas on April 20, 1992, scheduled for a kidney biopsy.

Before the biopsy was to be performed, a sonogram was conducted. We had anticipated a blood clot on the kidney, but the sonogram revealed that something more was present. Perhaps it was a tumor. One physician suggested exploratory surgery instead of a biopsy. This sounded crazy to me, but we agreed, grudgingly, to this procedure.

The surgery took place on Wednesday, April 22. That's when the nightmare began. One of the physicians prepped us ahead of time: "Mr. and Mrs. Wallace, I wouldn't be overly worried about this operation. What the sonogram revealed may still be just a blood clot. And if it's not a blood clot, then, most likely, it's a benign tumor. And if it's not benign, then it is probably a Wilm's tumor. This is a congenital kidney cancer found in children. It's treatable and curable. However, if it's not a Wilm's tumor, there is the very slight possibility that what your son has is renal cell carcinoma. But that is such a rare cancer in children that the likelihood is quite remote."

As the hours during and after the surgery wore on, we found ourselves getting hit with wave after wave of dreaded news. Andy, indeed, had renal cell carcinoma (RCC). And it was not just the normal type—which was lethal enough. Andy had the more potent strain of RCC. Worldwide, fewer than ten children ever diagnosed have lived beyond two years with this strain of RCC. Apart from radical surgery, it is virtually untreatable and incurable.

There was good news through all of this, news of a providential character, news that gave me and still gives me hope that my son will live. First, the bully who kicked Andy in the stomach probably saved his life. In only one-third of the cases of RCC is there bloody urine. The other symptoms, usually a mild stomach ache and an occasional low-grade fever, belie the seriousness of the problem. That kick to the stomach probably triggered the bloody urine. Second, the one physician who insisted on exploratory surgery instead of a biopsy also saved his life. RCC is so potent a cancer that every case on record in which a biopsy was performed resulted in the death of the patient. In the midst of wondering, of confusion, of crying out to God, I could still see his hand in all this.

Andy's kidney was removed and he went through various grueling tests in which his body was probed for any remnants of cancer. The bone marrow test was the most traumatic. My brave wife held Andy in her arms for 20 minutes as this little boy clutched her, screaming, "Make them stop, Mommy! Make them stop!" Six days of testing produced no trace of cancer.

RCC in children is so rare that Andy's case was the first one repor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84. Globally, he is the one-hundred-sixty-first child ever diagnosed with it. There are no support groups. Before Andy left the hospital, a team of ten physicians could not decide whether to administer chemotherapy. It would strictly be a preventive measure, but with RCC, prevention is everything.

We decided to go with the treatment. I cannot adequately describe what the next six months were like—for Andy, for me and his mother, for his three brothers. But I can tell you that I was in an emotional wasteland. I was angry with God, and I found him to be distant. Here was this precious little boy who was losing his hair and losing weight. At one point, he weighed only 45 pounds. His twin brother at that time weighed 85 pounds. Andy was so weak that we had to carry him everywhere, even to the bathroom.

Through this experience I found that the Bible was not adequate. I needed God in a personal way—not as an object of my study, but as friend, guide, comforter. I needed an existential experience of the Holy One. Quite frankly, I found that the Bible was not the answer. I found the Scriptures to be helpful—even authoritatively helpful—as a guide. But without my feeling God, the Bible gave me little solace.

In the midst of this "summer from hell," I began to examine what had become of my faith. I found a longing to get closer to God, but found myself unable to do so through my normal means: exegesis, Scripture reading, more exegesis. I believe that I had depersonalized God so much that when I really needed him I didn't know how to relate. I longed for him, but found many community-wide restrictions in my cessationist environment. I found a suffocation of the Spirit in my evangelical tradition as well as in my own heart.

Seven Theses

It was this experience of my son's cancer that brought me back to my senses, that brought me back to my roots. And out of this experience I have been wrestling with practical issues of pneumatology (the study of the Holy Spirit). I want to offer seven theses, which deal with the areas God is addressing in my own life. I hope and pray that this essay will help other cessationists avoid the traps I fell into.

1. Although the sign gifts died in the first century, the Holy Spirit did not. We all can affirm this theologically, but pragmatically we act as though the Holy Spirit died with the early church. This is my fundamental thesis, and it is well worth exploring.

What can we—speaking to cessationists—affirm that the Holy Spirit is doing today? What did Jesus mean when he say, "My sheep hear my voice" (John 10:27)? What did Paul mean when he declared, "Those who are led by the Spirit are the children of God (Rom. 8:14)? What did John mean when he wrote, "You have an anointing from the Holy One" (I John 2:20)? In my own experience, I am finding God communicating to me beyond the Scripture, but never contrary to Scripture; not audibly, but nevertheless personally.

2. While charismatics sometimes give a higher priority to experience than to relationship, rationalistic evangelicals give a higher priority to knowledge rather than to relationship. Both of these miss the mark. And Paul, in I Corinthians, condemns both. Knowledge puffs up; and spiritual experience without love is worthless. By overemphasizing the cognitive element of Christianity, my view of God became distorted, in three ways:

First, this emphasis on knowledge over relationship produced in me a bibliolatry. For me, as a New Testament professor, the text is my task—but I made it my God. The text became my idol. As shocking as it may sound to many in the cessationist circle, the Bible is not a member of the Trinity.

One of the greatest legacies Karl Barth left behind was his strong Christocentric focus. It is a shame that too many of us have reacted so strongly to Barth, for our zeal to show the deficiencies of his doctrine of Scripture, we have become bibliolaters in the process. Barth and Calvin share a warmth, a piety, a devotion, an awe in the presence of God that is lacking in too many theological tomes generated from our circles.

Second, the net effect of bibliolatry is a depersonalization of God. Eventually, we no longer relate to him. God becomes the object of our investigation rather than the Lord to whom we are subject. The vitality of our religion gets sucked out. As God gets dissected, our stance changes from "I trust in..." to "I believe that..."

Third, part of the motivation for depersonalizing God was my craving for control. What we cessationists dislike most about charismatics is their loss of control, their emotionalism. We take comfort in the fact that part of the fruit of the Spirit is "self-control." But by this we mean, "do all things in moderation"—including worshipping God. But should we not have a reckless abandon in our devotion to him? Should we not throw ourselves on him, knowing that apart from him we can do nothing?

3. God is still a God of healing and miracles. As a cessationist, I can affirm present-day miracles. God is still a God of healing even though I think his normal means in not through a faith healer. God heals through the exercise of faith, not through the power of faith healers. The problem with some charismatics is that they believe that God not only can heal, but that he must heal. God thus becomes an instrument, wielded by the almighty Christian.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blem with non-charismatics is that although we claim that God can heal, we act as if he won't. I don't really think we believe God's ability—we don't really believe that God can heal. Thus, the problem with charismatics is a denial of God's sovereignty; the problem with non-charismatics is a denial of God's ability or goodness or both.

4. Evangelical rationalism can lead to spiritual defection. I am referring to the suffocation of the Spirit in postgraduate theological training, as well as the seduction of academia. Most seminary professors can think of examples of gifted young students who seemed to have lost their Christian convictions in an academic setting. For many of us, this recollection is painful. How many times have we sent Daniels into the lions' den, only to tell them by our actions that prayer won't do any good?

One particular instance is very difficult for me to think about. One of my brightest master's students about 13 years ago went on for doctoral work at Oxford. His seminary training prepared him well in exegesis, but not in prayer. A couple of years ago I caught up with him and discovered that he was not only confused about his evangelical heritage, he was questioning the uniqueness of Jesus. This student had suppressed part of the arsenal at his disposal: the witness of the Spirit—something nonbelievers cannot touch. To this day I wonder how much I contributed to this man's confusion and suppression of the Spirit's witness.

It is not the historical evidences alone that can lead one to embrace Jesus' resurrection as true. The Spirit must work on our hearts, overcoming our natural reticence. When we forget that the Spirit brought us to Christ in the first place, and suppress his witness in our hearts, we are ripe for spiritual defection. We need to be reminded—especially those of us who live in the academic setting—that exegesis and apologetics are not the sum of the Christian life.

5. Most of the power brokers of evangelicalism, since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have been white, obsessive-compulsive males. Ever since the days of Princetonians (Warfield, Hodge, Machen, et al.), American noncharismatic evangelicalism has been dominated by Scottish common sense, by post-Enlightenment, left-brain, obsessive-compulsive, white males. This situation reveals that we are suppressing a part of the

continued on page 27





主後二千普世福音遍傳運動

March 1995

The Honorable Mr. William Clinton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600 Pennsylvania Avenue NW Washington, D.C. 20500

Dear Mr. President,

America today is at a spiritual and moral crossroads! She is like a giant who has lost his direction and moral strength, much like Samson in the time of Judges in the Old Testament.

Samson was born a Nazarite, a person set apart to God and for His service. Similarly, America as a nation was given birth over 200 years ago by God and has to a great degree, served as God's servant to the world. She has done so by being the greatest missionary force, the greatest humanitarian help, and the greatest military might as a deterrent strength against evil powers in the world.

But Samson, the great warrior, because of his self indulgence, moral looseness and spiritual dullness, alienated himself from God and suffered a pathetic ending. Is America today heading towards the same direction and possibly the same fate? Like a great runaway train going downhill without brakes, America is hurtling torwards an unknown future with frightening speed!

Among many loopholes in this beloved nation, a serious and fatal one is the erroneous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by our courts, especially the Warren High Court in the 60's. The Court wrongly interpreted the First Amendment and wrongly used a traditional phrase the "separation of state and church", contrary to the mind of our founding fathers whose true intention was to protect the freedom of religion from the encroachment of the government or the monarchy.

But the liberal courts of today have twisted the original meaning and have used it to derail and undermine Christianity in this country. Their intention is of course to achieve a total secularization of America. We are actually seeing our country going through a second "Declaration".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1776----from Great Britain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1963----from God

Honorary Chairmen: Bill Bright, Billy Graham, Kyung- Chik Han, Luis Palau, Philip Teng.

International Board: Thomas Wang (Chairman), Panya Baba, Luis Bush, Paul Cedar, Roger Forster, Joon Gon Kim, Peter Kuzmic, John Kyle, Iqbal Massey, Alberto Mottesi, Floyd McClung, Jun Vencer

International Coalition: Paul Cedar (Chairman).

International Director: Luis Bush, Associate International Director, GCOWE'95: John Richard, Information Manager: Dan Scribner International Chairman's Office: 1610 Elizabeth Street, Pasadena, CA 91104, U.S.A. Phone: (818) 398-2400, Fax: (818) 398-2441.

It was in 1962 and 1963 that the Supreme Court declared prayer and the reading of the Bible in public schools as unconstitutional. What a fatal decision! One sheet of paper thus inflicted the deepest wound to America in all of her history! It was a viper's bite! A secular America is ungrateful, distasteful and disgusting in God's eyes. Directly after 1962, we have witnessed the steep climb of crime and social ills, and simultaneously, the plummeting of productivity and scholarship (see attached charts). We are sinking and sinking fast!

But it is still not too late. God never expected us to be flawless. But He does expect us to repent! America's only way forward is to come back to God through a genuine repentance to Him through His Son Jesus Christ. There is no other way!

Russia, after 70 years of atheistic rule, now officially welcomes teachers from America to teach the Bible and religion in their schools. On the contrary, America, a supposedly Christian nation, has thrown prayer and Bible reading out of her schools! Borrowing from Shakespeare, "This is the unkindest cut of all!" Any wonder that America today is being trodden down by natural disasters and severe problems from within and without!

Edward Gibbon, the 18th century British historian, in his monumental work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said essentially, that the great fall was not primarily caused by forces from without; rather, it was moral corruption and spiritual bankruptcy from within that have caused pagan Rome to collapse and to fall apart. Indeed, I dread that there will be a day when God will hang a sign over America which says, "Glory has departed"!

"And who knows but that you have come to royal position for such a time as this?"--- Esther 4:14 (NIV)

May God use you, your office, your prayer, and your example to reverse the downward trend of this mightiest nation on earth through humility, repentance, spiritual renewal, and a national recommitment to do God's will, and to continually be His servant and channel of blessings to all peoples of the world. We are looking to you for your leadership in this great and crucial hour!

Yours for America's Restoration,

Thomas Wang, D.D., Litt, D.

rounde

International Chairman

(Each year, we send out about 1,000 letters like the one above to leaders of America, including the President, the Vice-President, the White House Staff, members of the Cabinet, Justices of the Supreme Court, the Senators, the Representatives, Governors of the 50 States, Mayors of the 75 largest cities, 200 court judges, major newspaper editors, and T.V. anchorpersons and commentators. 20 years ago, President Jerry Ford, at our request, declared a National Day of Prayer in 1975. Since then, we have received dozens of responses including governors and mayors who have declared A Day of Prayer and Repentance for his or her city. May we urge Christians today to use our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persuasion for the cause of spiritual restoration of America.)

Lest We Forget...

Reason and experience both forbid us to expect that national morality can prevail in exclusion of religious principle....It is impossible to rightly govern the world without God and the Bible.—

George Washington

And can the liberties of a nation be thought secure when we have removed their only firm basis, a conviction in the minds of the people that these liberties are of the gift of God? That they are not to be violated but with His wrath? Indeed I tremble for my country when I reflect that God is just; that his justice cannot sleep forever.—Thomas Jefferson.

It is the duty of nations...to own [admit] their dependence upon the overruling power of God...and to recognize the sublime truth, announced in the Holy Scriptures and proven by all history, that those nations only are blessed whose God is the Lord....The only assurance of our nation's safety is to lay our foundation in morality and religion.—Abraham Lincoln

This [First Amendment] declaration...never meant to withdraw religion...and with it the best sanctions of moral and social obligation from all consideration and notice of the law.—Supreme Court of New York, 1811

Men, in a word, must necessarily be controlled, either by a power within them, or by a power without them; either by the word of God, or by the strong arm of man; either by the Bible, or by the bayonet.—Robert Winthrop, 1852

Religion...must be considered as the foundation on which the whole structure rests....In this age there can be no substitute for Christianity.—House Judiciary Committee, 18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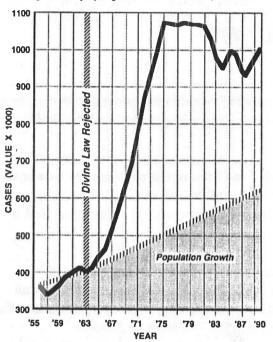
The principles of all genuine liberty, and of wise laws and administrations are to be drawn from the Bible and sustained by its authority.—Noah Webster

The basis of our Bill of Rights comes from the teachings we get from Exodus and St. Matthew, from Isaiah and St. Paul. I don't think we emphasize that enough these days. If we don't have a proper fundamental moral background, we will finally end up with a...government which does not believe in rights for anybody except the State!—President Harry S. Truman

If we ever forget that we are One Nation Under God, then we will be a Nation gone under....In 1962, the Supreme Court in the New York prayer case banned the ... saying of prayers. In 1963, the Court banned the reading of the Bible in our public schools. From that point on, the courts pushed the meaning of ruling ever outward, so that now our children are not allowed voluntary prayer.—President Ronald Reag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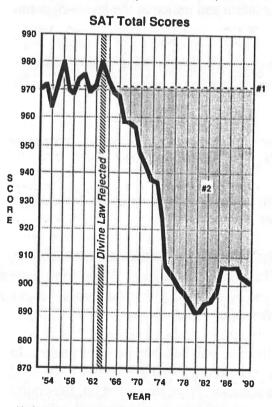
Cases Of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Includes: Gonorrhea, Syphilis, Chancroid, Granuloma Inguinale, Lymphogranuloma Venereum, and AIDS



HILLITHII Indicates population growth profi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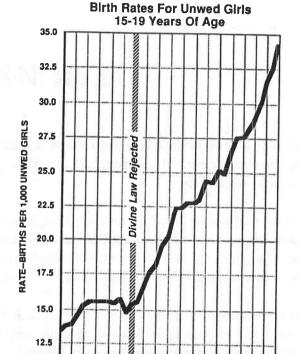
Basic data from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th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the Department of Commerce, Census Bureau.



#1 - Average achievement level prior to the rejection

#2 - Amount of reduced academic achievement since the rejection

Besic data from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 Board.



YEAR
Basic data from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and
Statistical Abstracts of the United States.

'83

Multi-Factor Productivity: Non-Farm Busin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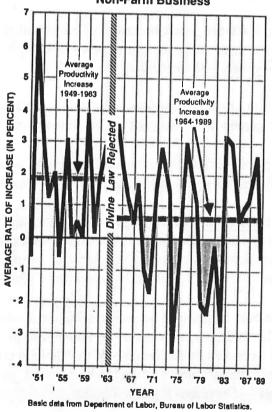
'67 '71

'63

10.0

'51

'55 '59



From The Myth of Separation, by David Barton. Walibuilders Press, Aledo, TX. 1992

witness of the Spirit, and that we are not in line with historical Christianity. The implications of such demographics are manifold.

First, I find it fascinating that the experience of God in the black noncharismatic community is quite different than in the white noncharismatic community. In many ways, it resembles the white charismatic experience more than the white cessationist experience of God. A full-orbed experience of God must take place in the context of community—and that community must be heterogeneous. If, as has been often stated, 11 o'clock Sunday morning is the most segregated hour in America, then something is desperately wrong with the church.

Second, we act as if the Holy Spirit only works on the logic centers in our left brain. But he also works on the right brain: he sparks our imagination, causes us to rejoice, laugh, sing, and create. That is why Christians should be involved with the arts. We have too few hymnwriters, novelists, painters, playwrights. What are our seminaries and churches doing to encourage these right brainers?

Third, we men have failed to listen to the women in our midst—and this failure is related to our not hearing the voice of the Spirit. If the *imago Dei* is both male and female, by squelching the contribution of women we distort that very image before a watching world.

- 6. The Holy Spirit's guidance is still needed in discerning the will of God. The rationalism in our circles logically leads to decision-making as a purely cognitive exercise. There is no place for prayer. There is no room for the Spirit. I believe there is a middle ground between expecting daily revelations, on the one hand, and basing decisions solely on logic and common sense, on the other. I may not receive revelations, but I do believe that the Spirit often guides me with inarticulate impulses.
- 7. In the midst of seeking out the power of the Spirit, we must not avoid the suffer-

ings of Christ. This is the message of Mark's gospel: the disciples could not have Christ in his glory without Christ in his suffering.

Several weeks ago, one of my students died of cancer. Another was about to die. I began urging students at the seminary to pray for God's intervention. The Lord did not answer our prayer in the way we had hoped. Three weeks later, Brendan Ryan was buried. My own pain was increased when I saw his three small children paraded in front of the mourners at his memorial service.

Two more of my students are on the verge of death. As I visit with them, I learn about suffering and honesty with God. Out of my pain—pain for these students and their families, pain for my son, pain for myselfcomes honesty and growth. I have moments when I doubt God's goodness. Yet I do not doubt that he has suffered far more than I will ever suffer for him. And that is the only reason I let him hold my hand through this dark valley. In seeking God's power, I discovered his person. He is not just omnipotent; he is also the God of all comfort. And taking us through suffering, not out of it, is one of the primary means that the Spirit uses today in bringing us to God.

There is a lesson in this both for cessationists and charismatics. To my charismatic friends, I say: We must not avoid suffering as though it were necessarily evil, for we cannot embrace Christ in his resurrection apart from embracing him in his death. To my cessationist friends: We must not anesthetize our pain by burying our heads in the text, as if a semi-gnostic experience of the Word will somehow solve the riddle of our misery.

And to my son I say: I love you, Andy. And I am grateful for all that you, in your childlike faith, have taught me about life and about God.

Daniel B. Wallace is assistant professor of New Testament studies at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

Taken from <u>Christianity Today</u>, September 12, 1994. Used by permission.

我若……

林來慰
忧然而驚,我就找錯了懼怕的對象,應

我若有教導的恩賜, 卻輕看有醫病 恩賜的弟兄, 我就找錯了輕看的對象, 成了鳴鑼響鈸。

我若有行異能的恩賜, 卻排斥有治 理事恩賜的弟兄, 我就找錯了排斥的對 象,像小孩子排斥玩伴一般。

我若有滿腦子關於聖靈的純正神學 理論,能按照〈聖經〉講論聖靈的位格 與工作的正統教訓,但與聖靈的關係卻 仍停留在三十年前初信的階段,每次分 享見證只能複述當日重生得救的經歷, 我就需要重新反省我那無論多麼純正的 神學,因爲鬼魔的神學有時也相當純正 ,牠們也信神,卻是戰兢。

我若十分豐富而真實地經歷聖靈, 卻因此樂極忘形, 把個人的獨特經歷提 升到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地位, 甚至高過 同一位真理的聖靈所默示的〈聖經〉, 我就找錯了高舉的對象。

我若封閉生命, 窒息聖靈, 完全不 讓祂隨己意在我的生命中吹來吹去, 莫 說不知道祂從那裏來, 往那裏去, 連祂 吹動的聲響也聽不到, 我就沒有靠聖靈 而活, 反叫聖靈靠我而行。

我若用過往的經歷, 去框囿聖靈的 工作, 定規祂的運行, 使祂幾乎沒有活動的空間, 我就需要再向自己詰問: 「 究竟我的生命是我作主, 還是聖靈作主 ?」

我若仍在一些「靈恩運動」 的負面 陰影之下,一聞「靈恩」即慄然而懼, 我若一聞「靈恩」,自衛機能即全 面戒備,甚至擺出一副「戰鬥格」,進 入備戰狀態,我就完全認錯了敵人,入 錯了戰場,打錯了仗。

敬畏的不敬畏,不應怕的倒怕了。

我若目光如豆, 只拿一己門派(管它是甚麼「派」),而沒有神國度的胸襟, 不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 我就找錯了努力的方向,認錯了追求的標竿。

我若肯定聖靈的大能必在末世大大 彰顯, 卻不知道邪靈亦將同時供應大量 贗品, 我就需要求聖靈賜給更多人有辨 別諸靈的恩賜,分辨真理的靈,和謬妄 的靈。

我若故步自封,墨守成規,完全不 向常作新事的神敞開,我就與神的性情 無分,錯失了祂在歷世歷代中不斷彰顯 的神蹟奇事異能,和多姿多采的更新復 興運動,我就找錯了擇善固執的對象。

我若只會模仿使徒保羅一味的「我若、我若……」,而不讓聖靈自己透過 這篇文章向大家說話, 我再多寫一百個 「我若」也是枉然。

親愛的聖靈,願你作工。



作者現任「洛杉磯國語浸信 會」粵語堂牧師。

高峰禱告會之要素

WHAT IS PRAYER SUMMIT?

歐約瑟著李君樸譯

高峰禱告會(Prayer Summit)是一個長達四天,改變生命的敬拜經驗。來自同一社區,有著不同背景傳統的屬靈領袖,聚集在一起,專一地尋求神,祂的國和祂的義。他們期望透過謙卑、醫治和合一的過程,神能夠幫助他們在心思意念和使命上合一,俾能領受神豐富的祝福。

高峰禱告會是在一九八九年由俄勒 崗州山林市(Salem, Oregon)四十五位牧者 帶著半信半疑的心情,一起參加這四天 之禱告會開始的。此後數年間,北美不 同的群體中,不少渴慕神及在祂裏面合 一之教牧同工籌辦了眾多同樣性質之聚 會。在一九八九年成立,負責主辦高峰 禱告會的「西北更新事工」(Northwest Renewal Ministries),更在一九九四年把 組織名稱更改爲「國際更新事工」(International Renewal Ministries),以反映其跨 越北美,服事如日本、南非、澳洲及印 度等其他國家之實況。

明顯地,神在工作。透過爲牧者和 教會長執而設之禱告退修會、爲牧者妻 子而辦之高峰禱告會,及其他不同團體 而舉行之連續禱告會,參加者在和諧的 凝聚力中體驗肢體合一。不同地區的堂 會成爲了熱衷禱告的教會,她們舉辦無 數的禱告集會及全市的禮讚合一運動。 其他的教會則設立禱告所(houses of prayer) 及制定全市禱告方略,從而把福音傳到 其鄰近地區。

差不多所有成功之高峰禱告會均包 含著十二個共同要素, 現在讓我們來逐 一探討它們:

1. 沒有其他目的

高峰禱告會並非爲其他事工鋪路, 它唯一的宗旨就是與神相交。 因此當中 沒有書籍售賣,沒有紀念冊印製,沒有 講員宜講,沒有音樂同工分享。

一位牧者寫道:「高峰禱告會之領 袖幫助我們經歷顯著的聖靈之風,然而 他們並沒有把自己成爲聚會的焦點。這 種體驗就像參加一個由主耶穌親自主領 之聚會。」

實在的說,我們對聚會中將要發生的事毫無預計。我還清楚記得第一次高峰禱告會的情況,那時我們真的如履無人之境。我猜那時自己因著過往數次充實的小組聚會體驗,所以願意傻兮兮的「冒險」籌辦這次高峰禱告會。

我曾在達拉斯神學院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 教授群體動力學 (Group Dynamics)數年,我對促成良好小組經歷

的要素可說是瞭如指掌。 但連續四天之 禱告及敬拜體驗卻是完全超越了那些井 井有條的小組理論架構。

經過第一天之奇特體驗後,我跟其中的一位組員德泰理(Terry Dirks)說:「泰理,我們該怎樣渡過剩下的三天?」 最後,我們決定依從原來的「程序」, 讓神完全掌管我們在一起的時間。

2. 聖靈引導大家在一起的時間

高峰禱告會之參與者均非靈性幼嫩 , 而是懷著與神親近之單一目標的屬靈 領袖。當中的時間是自由發揮的,舉例 來說,一位牧者帶領祈禱,另一位領唱 一首詩歌,另一位接著誦讀一段經文、 禱告、唱詩或分享一點感想。在程序上 唯一固定的項目乃是用膳時間;事實上 ,我們有好幾次因太投入敬拜和禱告而 把這時間也佔用了。

3. 參與者代表著極爲廣泛之教會背景

高峰禱告會並非要將保守派和自由 派信徒拉攏在一起,亦不是要締造一個 讓宗派領袖對話之合適環境。 我們的目 標乃是連結不同教會背景,但同樣是篤 信聖經及渴望榮耀神的牧者,爲他們提 供一種合一的環境。

我還記得一位來自一個分裂出來的 國契之牧者,在聚會中爲著他的宗派驕傲(denominational arrogance)而請求寬恕, 他並承認在座的參與者爲真正的主內弟 兄。 那位牧者接著憂傷地表示聚會完結 後,他將不能與這些弟兄保持聯絡,因 其教會必限制他這樣做。

4. 參與者均來自同一地區

我們希望高峰禱告會結束後,參與者能成爲合一的弟兄姊妹回到其群體中。具體的說,我們多希望這些領袖能繼續的一起祈禱、敬拜和商討事工策略。可喜的是,因著高峰禱告會的果效,數十個教牧小組有著每週之定期聚會。

5. 參與者之間有著深厚的相交

参與者之相交於聚會後仍延續下去。牧者交換講台乃常見之事,也有的安排了定期的聯合晚間崇拜,祈禱音樂聚會亦常有所聞。在俄勒崗州山林市(Salem, Oregon)曾舉辦三至四次聯合聚會,平均每次有超過三千人參加。又一萬三千五百人到臨參與一個在砵蘭市 (Portland)舉行名爲「喜樂之夜」的聯合聚會。數個地區的教會協辦了好幾次的長執研討會。一些教會更帶領她們的長執參加高峰禱告會。另一所教會則爲幾個龐大的信徒群體舉辦了一次禱告退修會。

6. 高峰禱告會的參與者均屬同一性別

我們發現當女性在場時,一般男性不易表白他們心中的感受。一些參與者在色情刊物或電影中掙扎,另一些則需從童年性虐待中被釋放。雖然這並非絕對的法則,然而我們覺得爲不同性別舉行聚會是合宜的。

7. 除了與神相交的首要宗旨外, 高峰禱告會之第二重點乃是尋 求神在一特定地區之福音策略 作爲西方人仕, 我們很容易流於節 目化 (programmatic),然而我們盼望參與 聚會的牧者和領袖回到他們的群體時, 能銘切記著在福音策略上團結起來所產 生的力量。換言之,我們期盼他們繼續 同心敬拜,祈禱、交通和外展。

最終,我們相信主正在引領教會回歸至約翰福音十七章的信息中,從而讓世人知道神愛他們。因此,曾參加高峰禱告會的信徒必須踏實的禱告,和籌劃如何持之以恆地用福音影響他們的地區。 這行動應當建基於一長線戰略之上,因此它較其他以個別事工爲主之行動 (event-oriented operation)要來得困難。

但不要忘記,聯合行動只是整個方 略的一部分。個別的教會應當認識到她 們在整個運動中所佔的位置。

8. 每一次高峰禱告會均以彼此立 約爲結束

聚會完結時,每一組成員皆構思一份他們所展望的合一之圖畫。在所立之 約內,所有組員皆承諾定期會面及聯袂 參與另一次高峰禱告會。

9. 高峰禱告會是地區教會及其鄰近社區復興之動力

信心中一個要素是前瞻未來發生之事,然後努力一同邁步向前。當牧者意識到他們並非孤軍作戰,而團結的力量足以植下深遠的影響時,信心便得以建立而異象之實現則指日可待。

10. 高峰禱告會是痛楚及破碎的經歷

屬靈醫治往往是極爲痛楚和虛己之 經歷, 醫治之過程中必然有拆毀之工作 。在適當的時候,一張椅子便會被放在 大家所圍繞成的圈中央, 那些尋求代禱 、寬恕、釋放及醫治的組員可坐到椅上 ,剖白內心的感受。當牧者慢慢感受到 他們身處一被接納的環境時, 他們便會 樂意坐到椅子上。

當一位參加者分享了其重擔、 承認 了其過犯後, 其他有感動之參加者便會 爲他按手祈禱。很多時候, 他們也都是 掙扎於相同的問題中。

11. 高峰禱告會並非只爲牧者而 設

在牧會期間, 我曾帶領教會的長執 参加同類型之禱告退修會。 我們把所有 教會事工放下一旁, 專心在主內尋求祂 在我們教會和群體的旨意。 一些教會更 爲其會眾特別舉辦高峰禱告會。

12. 每一次的高峰禱告會必須邀請一個特定群體中起碼三分之一的領袖來參加

我們稱之爲「關鍵組合」,在三分 之一領袖參與聚會之情況下,要在聚會 後把這股動力延伸下去,人力動員的問 題將可迎刃而解。

※本文節譯自Joe Aldrich, Reunitus. (Sisters: Questar Publishing, 1994)



作者爲Multnomah Bible College and Biblical Seminary之院 長,「高峰壽告會」發起人 之一。

靜化,淨化,勁化

高峰禱告會(Prayer Summit)的經歷

尋夢草

是一個加拿大的冬天

漏地冰雪

眼望處

一片皓白

六十多位

牧師、傳道、長執

來到了

這幽靜憩美的雪地

不同國籍

不同宗派

不同教會的人

卻都懷著

同一個飢渴的心

來參加道

四天的禱告會

沒有手冊

沒有秩序單

沒有時間表

沒有詩歌本

有的

只是每人一個名牌

一個疲乏的身體

和一顆期待的心

到底是

怎樣一回事

爲甚麼

禱告會要四天之久

爲甚麼

手中空無一物

(參加大會

不是應該有一本

厚厚的手冊嗎?)

爲甚麼

沒有看見

任何標貼或廣告

更希奇的是

帶領的人宣告說

我們沒有

固定節目

固定時間

我們甚至不知道

下一堂要作甚麼

我們時刻仰望尋求

聖靈的感動與帶領

短詩開始了

此起彼落

沒有人作主席

大家自由領唱

自由讀經

自由禱告

自由安靜

我們開始感覺到

夏夏面奇妙的釋放

-位弟兄在領唱

"I love you, Lord

and I lift my voice

to worship you

O my soul, rejoice

Take joy my King

In what you hear

May it be a sweet sweet song

In your ear"

一位弟兄讀經

「主啊,你世世代代

作我們的居所…

從亙古到永遠

你是神…」

一位青年領唱

"As the deer panteth

for the water

So my soul longeth

after Thee..."

一位中年人禱告

「親愛的主 謝謝你帶領我到道裏 朝見你 親近你 我心渴慕你 實在像鹿 渴慕溪水一樣…」

一位弟兄在讀經 「耶和華啊 我的心不狂傲 我的眼不高大 … 我的心平穩安靜 好像斷過奶的孩子 在他母親的懷中 …

我站了起來 毫不費力的 平靜的禱告 將我 滿懷孺慕 滿肚的委屈 滿心相思之苦 向我所愛的神 盡情吐露 啊,何等暢快 何等甘美

原來, 原來我是如此愛祂 現在我知道 沒有了祂 我是不能活的 我是 無法活下去的

"All hail King Jesus
All hail Emmanuel
King of kings
Lord of lords
Bright morning star
And throughout eternity
I'll sing His praises
And I'll reign with Him
throughout eternity."

哦主, 你太寶貴 太寶貴 太難以捉摸 這一次 我要抓住你不放 有你信實在實行 要搭三座棚 願與你常久一起

我需要

你手牽引 我要 摸你衣裳的縫子 我要 親耳聽見你說 「是我,不要怕」

"Lead kindly light
Amid the encircling gloom,
Lead Thou me on
The night is dark
And I am far from home
Lead Thou me on..."

我好像 在重溫我的一生 兒童時代 跟著母親 在中國內地 東奔西跑 相依爲命

少年時代 在北京 信主,得救,奉獻

之後 十年奔難 嗜盡顛沛流離 接著 四十年的事奉 至今未息

奔走,奔走 忙啊,忙 我覺得疲乏 好像身心俱倦 啊,原來我竟是 如此的疲倦 如此的疲倦

很奇妙 就在此時 一個人在領唱 "They that wait upon the Lord Shall renew their strength They shall soar On wings like eagles

"They shall run
and not grow weary
They shall walk
and not faint

聖餐開始了 仍然 沒有主禮人 「你們是… 有君貸的祭司…」

原來 大家都是主禮人 有的獨自 有的三五成群 來到主的桌前,跪下 互相服事 互相代求 一同滴下

在這鹽光閃爍裏在這聖潔光輝中

感激的淚

我重新感覺到 自己的污濊不潔 軟弱、愚昧、 黑暗

「主啊,求你開恩 可憐我這個罪人 再一次洗淨我的罪 使我重享救恩之樂」

"Rock of Ages cleft for me
Let me hide myself in Thee
Let the water and the blood
From Thy wounded side
which flowed

聖靈在動工 認罪的波浪在擴散 牧師、傳道人 長老、執事 差傳同工 主日學同工 一個接著一個

「主啊,赦免我 我在事奉上 沒有盡職(從略)

主啊,除去我 種族偏見的罪 (從略)

主啊, 求用你的寶血遮蓋 我 我有道德上的罪 (從略)

主啊,饒恕我 翳傲自大的罪 (從略)

自從半世紀以前
宋尚節博士的
奮興會以後
直到現在
這是我第一次
再能看見如此
自動,甘願,徹底的
認罪與和好

"Could my tears forever flow Could my zeal no longer know

..."

高峰禱告會

就是針對人的更新—

靜化,淨化,勁化

自我的減低

自私的消除

自我中心的轉換

自以爲義的變更

轉眼即過

有人說

好像洗了一個鹽澡

又像

親歷登山寶訓

聽見了主的聲音

一位弟兄說

「回去後

要重新作基督徒」

車外,冰雪漏地

車內,火熱滿心

四天的禱告會

大家登重返家的時候

高峰禱告會

日期: 九五年9月12日(晚上)-15日(中午)

地點:「大使命中心」達拉斯銅谷市營地

主領: Dr. Joe Aldrich Mr. Terry Dirks * 國語翻譯

簡介:「高峰禱告會」是一個連續四天(包括禁食禱告一天),帶來生

命改變的敬拜經驗。這聚會的唯一目的是大家同心地先求祂的國 和祂的義,期望聖襲引導參加者進入謙卑認罪,醫治寬恕,合一

同心的屬顯祝福裏。

費用(膳,宿):\$80 (傳道人、神學生自由奉獻)



and the latest

歐約瑟博士 President Multnomah Bible College and Biblical Seminary 歐約瑟博士多年在神學教 育、國際會議及寫作方面 被主重用。近年來深感教 會及復興的需要,而禱告 又是一切屬靈與復興的根 基,多年前蒙主引領開始 推動「高峰禱告運動」 (Prayer Summit), 著重聖徒 相交、互相代求、尊主爲 大、捨己、認罪等禱告操 練。極多傳道人及信徒得 到靈裏的更新與事奉的得 力。

Dr. Joseph C. Aldrich Th. D.



Rev. Terry Dirks 德泰理牧師 Vice President International Renewal Ministries 德牧師在「青年歸主」事 奉廿二年,曾擔任「葛培 理佈道大會」太平洋西北 區事工,近年來與歐約瑟 博士共同推動「高峰禱告 運動」,他的異象是願此 禱告復興運動傳佈到亞洲 各地華人教會,甚至達到 中國大陸。

UNITED PRAYER TRACK

Tooling for Global Impact

—by Jack L. Dennison

The United Prayer Track of the AD2000 and Beyond Movement was formed in 1990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Dr. C. Peter Wagner. Incredible advances by the kingdom of God have occurred in the last several years through united prayer. As we look toward the "Mid-decade" progress report at GCOWE '95, we offer this report regarding our progress and future steps.

The United Prayer Track is committed to uniting the praying peoples of the world for the purpose of global evangelization. This linkage occurs in a number of ways.

First, by communicating with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networks and representatives who work with literally tens of thousands of prayer cells and millions of individuals worldwide. It is vital to understand what God is doing and saying to praying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As one prayer warrior recently said, "If you want to know what is on the mind and heart of God, listen to the prayers of His people." This information is then reported to the church worldwide.

Secondly, by assisting those networks and representatives in strategic planning and coordination. You can imagine the administrative task some international networks face when attempting to develop and coordinate the activities of thousands of cells in as many as 50 countries of the world. Some groups require developing administrative an infrastructure to support such an effort.

Third, the United Prayer Track headquartered in Pasadena, California, provides a clearing house and communication hub regarding strategic prayer initiatives worldwide.

Fourth, major catalytic events are occurring almost around the clock worldwide. Some occur in the U.S., while many others are planned in

every conceivable spot of the globe. These catalytic events are rallying points for the Church of Christ worldwide, enabling it to be united at a particular point in prayer toward a common goal, and, as well, a tooling time of instruction and on-the-job training for countless millions. The Praying Through the Window prayer event of October, 1993, would be one such example and, of course, A Day To Change the World is another. At least one global event of this magnitude will be conducted annually through the year AD2000.

Lastly,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there is a catalog containing the prayer and spiritual warfare tools available in the U.S. and abroad. *The Arsenal* was first published in April, 1994, by Dr. Wagner and his staff of Global Harvest Ministries. *The Arsenal* is a must for any praying Christian, since it contains the most comprehensive listing of prayer and spiritual warfare resources available in the world.

The world is currently experiencing a Divine initiative of unusual magnitude. God is calling His people to Himself through prayer. Groups and individuals all over the globe report an unusual prompting to pray as never before. Through modern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t is possible to track this Divine movement of God through the peoples of the world as He is evangelistically bringing in the harvest of new converts. This evangelistic initiative is clearly of such enormity as to report staggering numbers of daily conversions worldwide. This twofold message of prayer and evangelism is clearly God's message and method for the Church of the 21st Century. We are witnessing what the Bible has repeatedly declared, that we must first fight and win our battles in the heavenlies before we can seize the spoils on the earth. Prayer is the global force behind the global effect of harvest gathering.

Dr. Wagner has assembled the greatest coalition of prayer group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1989, after returning from the Lusuanne II Conference on World Evangelization, Dr. Wagner felt a clear call from God to begin to play a more focused role in the study, teaching and leadership of spiritual warriors. He was surprised by the central role that spiritual warfare played in the workshops and plenary sessions of Lusuanne II. Upon returning to the U.S., he called a meeting of the top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 of spiritual warfare in the country to see what the Spirit of God was saying to each of them regarding prayer and spiritual warfare. Soon thereafter, Dr. Luis Bush invited Dr. Wagner to coordinate the United Prayer Track of the AD2000 Movement, of which the Spiritual Warfare Network is an integral part.

What is occurring in the global prayer movement and the involvement of the United Prayer Track as we move toward GCOWE '95?

Global Prayer Initiatives

- A Day to Change the World—June 25, 1994: 160 million Christians (one-third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worldwide) are expec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greatest prayer event in history.
- Marches for Jesus are expected in 150 of the 252 nations of the world, representing every time zone of the globe, and involving 50 million marchers joyously proclaiming the Lordship of Christ over the neighborhood, city, state, and country. Five hundred cities of North America are expected to participate.
- More than 5,000 Concerts of Prayer are expected worldwide. Many of these concerts of prayer will occur as the final day's event, following marches, walks and other prayer events.
- More than 50 million Christians representing more than 50 nations of the world will participate in prayer every day of June, and they will fast one day per week during that month as they seek God for global evangelization.

- One million children are mobilizing for intercession.
- Christians around the world will be gathering at the cardinal points of their continent, country, state, and/or city to proclaim the Lordship of Christ over that geographical area. Many groups will start at the cardinal points of the country or state and move inward toward the center of the area, proclaiming the Lordship of Christ as they go.
- Praying Through the Window II—
 October, 1995, will witness the deployment
 of 10,000 intercessors (400 twenty-five
 person teams) on prayer expeditions to the
 100 least evangelized cities of the world, all
 of which are located within the 10/40
 Window. Additionally, each of the 100
 least evangelized cities will be "twinned,"
 that is, linked to at least one U.S. city and
 other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This will
 provide additional prayer support and
 perhaps even a longer-term commitment on
 the part of these cities to those within the
 10/40 Window.
- October, 1997—will concentrate prayer on the evangelization of 1,000 geographical areas which contain "Million People Target Areas" (MPTA).

U.S. Prayer Initiatives

• Identification Repentance—not only is there a great deal of anger between the peoples of the world, but also between the various peoples which comprise the Church. Satan has used this anger to destroy the possibility of unity within the Body, unity that is essential to prayerful and evangelistic effectiveness. Here in the U.S., Dr. Wagner has stated that American's broadest sin is against the African-Americans through our long standing racial prejudice stemming back to our mistreatment and enslavement of this people in our colonial times and continuing to this day. American's deepest sin is against the Native-American Indian

people through ОПІ mistreatment. enslavement, annihilation, and treatybreaking over the course of the last 150 years. Through Divine action. God seems to be calling His people to repentance for and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sins of their forefathers. This spiritual action of genuine repentance, confession and reconciliation is removing the walls of separation and restoring the oneness of the Church in a powerful way. This experience is more frequently becoming a spontaneous part of both large and small prayer gatherings around the world. God is bringing down the walls between the Japanese and Koreans, the Germans and Europeans, African and African-Americans, American Anglos and African-Americans, and Native-American Indians, South-Africans and Africans, and many other ethnic groups. In the U.S., Cindy Jacobs of Generals of Intercession, Jean Steffenson of the Reconciliation Coalition, and John Dawson of Youth With A Mission are leading the way in trumpeting God's call to reconciliation and providing the training and resourcing needed to do it.

- City Wide Prayer Alerts—at least 1,000 cities will have ongoing interdenominational City Prayer Alerts functioning in which local church prayer groups will be praying during a particular hour each week around the clock (168 groups in each city) for spiritual renewal and global evangelization.
- National Directory of Prayer Groups—
 this first-ever publication will list and
 describe all denominational and
 independent prayer groups in the U.S. and
 update the informational on a regular basis.
- First Friday Prayer—the National Prayer
 Committee has declared the first Friday of
 every month a special national day to seek
 God through prayer.
- Pastors' Prayer Summits—in more than 100 cities of the U.S., pastors gather annually in large groups and weekly in small groups for ongoing prayer. The four

day event has no agenda, no speakers, no The time is set aside to be study. orchestrated by the Spirit of God as He leads the pastors into worship, Scripture reading, prayer, and personal confession and reconciliation. Pastors having once experienced a Prayer Summit unalterably changed and are better prepared and equipped to lead their congregation into a renewed emphasis upon prayer through solemn assemblies, prayer retreats, regular early morning prayer gatherings, and more. Prayer has returned as the bedrock of ministry for a growing number of pastors and churches.

Other Divisions

The Spiritual Warfare Network Coordinated by Dr. C. Peter Wagner, Global Harvest Ministries.

Though not organized as an actual division of Prayer Track, the Spiritual Warfare Network is nonetheless an integral part. Begun in 1990, the Spiritual Warfare Network (SWN) seeks God's wisdom and direction as to the ways in which strategic-level intercession might be used by the Holy Spirit in measurably advancing the cause of world evangelization. The network members seek one another for wisdom, encouragement, correction, intercession, partnership in ministry, and cross-fertilization of ideas. This spiritual camaraderie of the group provides balance, accountability and protection in this fledgling field and movement. In February, 1994, the network sponsored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ayer and Spiritual Warfare in which more than one thousand people participated.

Spiritual Mapping Division Coordinated by George Otis, Jr., the Sentinel Group.

Spiritual Mapping is one of the newest strategies and resources added to the arsenal for serious intercession. Otis describes spiritual mapping as "superimpos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forces and events in the spiritual domain onto places and circumstances in the material world." The result of this effort is to be able to identify the

spiritual forces behind many of the social systems and problems that hold people in bondage, as well as the spiritual forces currently at work within a specific geographic area. This provides strategic information for more concentrated and focused prayerful intercession regarding the activity of spiritual forces.

The Spiritual Mapping Division conducts research on the countries of the 10/40 Window and is presently engaged in a study of the sixty major cities within the Window to provide strategic intelligence for millions of prayer warriors.

God has
ushered the
church into a
new period
of divine
initiative.
This is a day
like none
other, a day
without
parallel and
precedent.

In North America, this division has regionalized into nine geographic areas in order to support and train the individuals involved in emerging local spiritual mapping initiatives.

Strategic Prayer Evangelism Division Coordinated by Ed Silvoso, Harvest Evangelism. Ed Silvoso is a recognized pioneer in the development of what is now being termed "prayer evangelism." After much success in the cities of Argentina, as well as other places, Silvoso is demonstrating that lost people can be won to Christ primarily through prayer. At the same time, in Silvoso's design, traditional evangelism methods are also brought in with particular effectiveness when they are focused on a saturation church planting within the city.

Not only has Silvoso designed what many missiologists consider the state-of-the-art evangelistic strategy for taking a city, but since it is based primarily on prayer, he has consented to join his activities with the United Prayer Track and organize this new division. One of his initial goals is to have this evangelistic strategy and process implemented in fifty cities by late 1995, and at that time convene a major International Prayer Evangelism Conference i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All this represents only a portion of what God is doing worldwide. A fast-paced movement with such scope and magnitude is impossible to keep up with. God has ushered the church into a new period of divine initiative. This is a day like none other, a day without parallel and precedent. God is calling His people back to Himself through prayer and then sending them out to gather in the greatest harvest in history. We may well be witnessing the first fruits of the final harvest of history.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the harvest is so great—the people are so ready to respond to Christ—as to literally exceed our capability to gather it. We must continue to mobilize prayers who will intercede with the Lord of the harvest to send forth laborers into His fields to gather the harvest before it goes to seed and we lose our opportunity.

Dr. Jack L. Dennison is Professor of Pastoral studies, Multnomah Biblical Seminary, Portland, Oregon. He is the Global Communications Coordinator for the United Prayer Track. This article originally appeared in the Global Church Growth Magazine, Vol. 31, No.2 April/June 1994, and is used by permission.

更深的信靠

曾哲生

在過去兩年當中,我一直在零找和 確認我人生的事奉方向。在傳統的北美華人福音派教會事奉十多年,亦開始步 入中年,這個問題顯得很迫切。我應該 仍然維持過去的事奉模式或是神另有呼 召?另一個更切身的問題也正困擾著我 的,就是目前在跟隨主的過程中所遇到 的挣扎。這兩個問題可以歸納爲理性分 辨的問題(如果我只是滿足於知的層面 的話),亦可以是生命改變的因素(若 我對神和自己的人生是認真嚴肅的話) 。我是抱著尋求和等待的心情來參加「 大使命中心」在去年底主辦的歲末靜修 營。

頗令我訝異的是今年的主題竟然環 繞著屬靈分辨的不同層面。這是較爲應 用性的主題,與前年我曾參加過的靜修 營之主題「歸回安息」,那著重生命重 整的焦點有著顯著的分別。但我的驚訝 不只在於主題的性質不同,更是在於神 適時的引導。因爲我現在需要的正是藉 屬靈之分辨來確認神的呼召和對自己更 深的認識。

第一天晚上講員的信息重點在分辨 生命的光明與黑暗面,這正好適用於我 分辨跟隨主的掙扎上面。我的掙扎有多 少是出於黑暗的?我的掙扎根源在那裏 ?有多少成分是外界的因素,又有多少 是出於自己的抗拒和罪性?第二天的屬 靈分辨著重於人生的目標確定上,講員 作了他個人生命歷程上幾個階段之發展 與比較的見證。他的見證點出了眾多基 督徒所處的困境和究竟何爲人生最重要 的價值。

第二天上午在個人獨處的時間我們 蔣讀馬可福音。在蔣讀頭幾章熟識的經文時有兩個信息很明顯的進到我心中。第一個信息是耶穌呼召門徒的經文,西門和安得烈,雅各和約翰,及利未的回應是那麼清楚乾脆。雖然經文未說明甚麼因素造成他們對耶穌的回應。但我相信在這之前,他們已很認真的思想過自己人生的問題,耶穌的呼召正好是他們等候已久的福音。這福音不只值得他們相信,更值得他們攤上一生,跟隨耶穌。第二個信息是在耶穌所講的撒種比喻,這是一段通常用來作傳福音的經文,但是同樣適切的用在跟隨主上面。

我深深地被這兩個信息所充滿。我 決志跟隨主也有一段時間,甚至還寫過 一首題目爲「跟隨」的詩歌。但似乎跟 隨主的過程上仍有許多的荊棘,其中之 一便是對於很多擁有的東西不易割捨。 舉個例子,我的職業容許我較有彈性地 安排自己的時間,我通常都空出一天來 作較長時間的鹽修、閱讀或作其它的事 奉。但過去的一、兩個月,一些外來的 因素都嘗試要侵佔這段時間,諸如一些 新的顧問工作的機會;一位同事之邀請 共同成立一間公司,以便在我們的專業 上有所發展等。我在思想是否該接受之 過程中有許多的掙扎,我發現這些掙扎 乃來自於內心的不安全感,家庭中經濟 的需要和收入之不穩定令我渴望抓住一 些好的機會。另一方面我也很清楚這些 工作需要投入很多的時間,必會妨礙我 的事奉。當我默想到這裏,我發覺很明 顯的內在的不安全感未輕易地被克服。

我一面慢慢的沿著小路步行,一面唱著「跟隨」這首詩歌。神曾經透過這首詩歌給我很大的激勵和安慰,這次神也同樣地使用這信息加添我力量。跟隨主原來不只是以後一生的事,同樣也是今天的事,我需要不斷來到主施恩寶座前求憐憫,求恩惠。

在個別檢討自己過去、現在和展望 將來的時間裏,我想到自己曾訂下一個 事奉的方向,但最近對於這方面的實現 卻感覺不確定。有許多因素不是在我的 掌握之中,我感到迷惑,不清楚神的旨 意是甚麼?當我做完我的自我反省之後 ,神再次清楚的顯示我人生事奉的方向 ,和過去所訂下的其實無太大之分別。 我發覺我的困擾並不是對人生方向不清 楚,而是在於信心不足。我除了希望清 楚人生的方向以外,也希望能掌握達成目標之途徑。這都是由於未能擺脫無法操縱(control)而產生的恐懼,這和我的不安全感實同出一源。問題不在於我是否清楚要作甚麼,乃在於我對於不確定的事(uncertainty)所懷之恐懼。

晚上我們領受聖餐,這是另一個和神親近的時刻。藉著餅和酒,神再次告訴我祂會在我裏面活著。在白天靜默中祂顯明了我的軟弱,而現在主耶穌藉著祂的身體和血告訴我,祂也曾經歷過人的軟弱和掙扎。祂明白,且體恤憐憫。我和太太一同跪在壇前,我覺得其實我是一個滿有神恩惠的人,在地上我有屬靈的伴侶,一起走過這人生。而在我周圍有神的引領和扶持,我還需要甚麼呢?我在禱告中感謝祂,祂的救贖把我從人的軟弱和恐懼上釋放出來。雖然我可能仍會再被困擾,但我知道祂仍會像今天一樣告訴我——我所依靠的不再是自己,乃是在我裏面活著的基督。



作者爲加州州立大學長堤 分校電機工程教授。「華 人基督徒義顯社」董事會 主席。

跟隨

主耶穌曾呼召我,一生跟隨祂。 跟祂進入曠野中,隨祂進到人群裏。 臉容、目光,隱藏祂安寧。 笑容、眼淚,帶著祂思慈。 我一生跟隨,永不轉離,緊隨主腳蹤。 扶助我走完今天的路程,藏身在主安息中。

福音情

曾家彬

中國內地會創辦人戴德生曾說:「 假若我有一千英鎊,全部都獻給中國人 ,假若有一千條生命,不爲自己留下一 條!」戴德生愛中國人比我愛得更多更 深,這是何等深沉的「福音情」!

回想自己神學畢業至今, 在工場事主已有廿八年之久。牧會, 傳福音, 作宣教士最大的賞賜就是與人建立了「福音情」, 特別是在宣教工場上, 一方面要面對荒原一片, 困難艱辛, 需流淚流汗去開拓撒種; 但另一方面卻是與羊群建立了深厚的情誼和關係, 可以說是屬靈兒女的情懷, 也可以說是在患難中生命一同成長的手足之情, 此「福音情」如今回憶起來, 心中還感覺到一股暖流和甜蜜的感覺。

一九七九年我和一家往南美蘇利南開拓新工場,認識一家信徒丘氏兄弟。 丘氏昆仲經商蒙神賜福,在當地是僑領。他們因信主生命改變,對福音有負擔,在忙碌商務中抽空探訪傳福音,又將家庭開放作聚會之用,爲教會出錢出力,又多方以愛心接待照顧牧師宣教士,更與宣教士同心禱告。直到今天,丘氏兄弟移民加拿大多倫多,與我同心相堂傳福音。宜道會在一九八八至九四年六年之間,在多倫多一個城市植了十間堂會,每一間都成長,其中幾間更在建籌堂址,就是因爲當中很多像丘氏兄弟這樣的信徒。此種傳道人與信徒之情,我稱它爲「福音情」,因福音而建立深厚 的感情。

另一位南美信徒,未信前心裏剛硬 抵擋福音,信主後熱心愛主,也十分尊 敬和愛傳道人。他多次晨早赴市場買菜 ,順道爲宣教士買一大批食物,送到宣 教士家中,爲了怕宣教士言語不便和不 用花時間去市場。這位信徒在宣教士離 職之前又帶宣教士全家暢遊一天,特別 預備一些北美無法吃到的珍品食物,宣 教士感受到說不出來的情和愛,我稱它 爲「福音情」。

一九八四年蘇利南宣道會慶祝五週 年和新堂奉獻, 我被邀前往講道和主領 佈道會,聚會十分蒙恩, 有幾十人舉手 決志。回去二個星期中,除了講道領會 排得滿滿, 連吃飯觀光活動都排得密密 。一九八九年十週年紀念再次被邀去領 會,情形又重覆一次, 信徒的愛心和熱 情正如熱帶的天氣一樣, 是溫暖有熱力 的,何等深厚的「福音情」, 也正是「 流淚撒種, 歡呼收割」的寫照。 平常宣 教士很少講情, 不錯, 宣教事工有很多 眼淚犧牲擺上, 也有艱辛危險和痛苦。 但不要忘記, 人費乎有情, 宣教工場也 有甜蜜的「福音情」!



作者爲加拿大「多倫多翟輔 民宣道會」主任。

同工見證

「大使命中心」特約同工葉陳淑淑醫師三月份應邀前往香港主領一連串佈道聚 會,並在期中接受了《時代論壇》訪問,分享神在他們一家中的奇妙作為。

葉陳淑淑愛子不言悔

喬恩納

人稱爲醫師的葉陳淑淑,說起見證時每每真情流露,談到兒子跟她的關係或天父與她的關係,感觸處不無語帶凝咽,微顫的嗓音,抑揚的語調,頗富感染力。的確,帶感情的聲線,容易令觀眾想像一位眼眶瞝淚,脈脈深情的母親,等待患了自閉症的兒子有日康復過來,可以向自己說聲:「媽媽……」

葉陳淑淑率直回答:「事隔廿多年的見證,每說一次就勾起回憶,重溫昔日明哲十歲時望著我,用盡全身力氣,講出第一聲"mom";真難忘記那一幕,感覺他明白我是他媽媽,他是我兒子,

我們兩人有著深切、不可割斷的關係。 想到這幕我的心很受感動。後來,他要 到十八歲才了解媽媽、爸爸跟他的關係 ,對他有甚麼意思。那時候,他懂得擁 抱我們。」

回想兒子終於能喚叫自己,等待了 十年的期望剎那間得到實現,感情如洪 水湧溢,自己也被觸動,不能自已。

望子成天才

葉陳淑淑個子不高,外表予人精幹 老練的感覺。她天資聰穎,甫從國內到 港,再西越太平洋,踏足美國,她的醫



葉醫師在佈道會上講道。

向神的懷抱,讓神領 她走過低谷的人生路。 一如健康精伶的小孩一樣,嬰兒時期的葉明哲已長得明眸皓齒,深得大人喜愛。特別之處是他很會心算,三歲時不止能計算加減乘除,連五位數乘五位數的算式,也在幾秒時間內快而準的計算出來。他又懂得看電視節目學記英文生字,曾經在白紙上畫了無限大的數學

看見兒子資質聰明,學習能力強快 ,惟獨不開聲說話,做母親的也記在心 裏。當時,相熟的猶太籍醫生朋友打趣 說:「你的兒子要做愛恩斯坦第二呢! 愛恩斯坦到七歲才說話呢。」

符號,問母親是甚麼意思。

這話道盡葉陳淑淑的心底話,對於自己的才智,她相當自負;自己生的兒子亦絕頂聰明,心中禁不住沾沾自喜,怎會相信聖經所說「人算甚麼」?此後,她爲了栽培兒子成天才,努力教導兒子學習醫學專科的名詞。

驚耗後的轉變

從來不說話的明哲,五歲以後變得極之好動,一天只睡兩小時,其餘時間



葉明哲(Geoffrey)以英語講見證,葉醫師替他翻譯。

不停跑不停尖叫。父母在後面邊喘氣邊 追上他,弄得筋疲力竭,力圖叫他停下 來,卻不得要領。三口子到超級市場, 他會突然間把貨物架上的貨物推翻落地 ,凡此舉動,令父母十分氣惱、愁煩和 尷尬,「無家教」之言不絕於耳。

「我自問常常教導明哲守規矩,對 他說話他像是聽不到似的,別人又不明 白我的處境,心中痛苦有誰明白呢!」

兒子雖然非常聰明,但不時的怪異表現,已令做母親的意會到兒子是有問題的。經過十多位專家會診,給她的答案是:「你現在有個天才在手中,但他患了晚語症。」葉陳淑淑一臉惘然,仍不滿意這個答案,決定繼續查究兒子所患的病。最後,一位醫生診斷明哲後,證實他是自閉的兒童。

帶著仿似判死刑的消息駕車回家, 葉陳淑淑無法接受兒子患上自閉症(在 六十年代末,遺病可視爲不治之症), 以後不能獨立生活。她心神混亂恍惚, 駕著的車子衝上行人路,撞倒泊在別人 家中車房的汽車。頃刻間,她聽到神對



在佈道會中來到臺前的決志者。

她說:「你可以控制一切嗎?」她無法 再逃避神,明白自己的限制,沒有方法 養育明哲。當晚,她在家中決志信主, 亦把養育和教導兒子的重擔卸給神。天 天讀經祈禱,祈求神醫治兒子的自閉症

三個月後,夫婦二人終於爲明哲找 到一位願意醫治他的基督徒心理學家。 他接受明哲的原因是他差一週才滿六歲 ,因爲心理學家相信六歲前的孩童的性 格仍可被改變。

大半生的使命

然而該位心理學家向葉陳淑淑開出的條件極爲「要命」—— 昂貴的診治費、教育費,且要求她辭去外科醫生的工作,專心接送兒子就醫、返學,以及每日教導他說出準確的發音。霎時間,她內心跌進強烈的痛苦掙扎深淵裏,感覺要她放棄工作是最艱難的事。

「那天晚上回到家中,我仍想向神 討價還價;跪下來卻沒法專心禱告,到 讀聖經時,神就使我雙眼定睛在創世記 一章廿八節。我明 白神給甚麼信息: 神是第一位,家庭 第二,事業是第三 位。」

這晚葉陳淑淑 辨明生命中的優先 次序,順服神,信 靠神過豐盛的生命 ;她面前要做好明 哲的母親,一切恐 懼困難自有神爲她

擔當。於是她決定翌日申請調職,待明 哲晚上睡覺後,她回到工作的曉士頓貝 勒醫院轉任研究工作,賺取醫療費。如 是者經過四年,但也試過灰心想放棄教 他。

「兒子跟我的關係好像神與我的關係,我等了十年才聽到他叫我一聲"mom";天父也等了我卅一年才聽到我叫祂;我相信世界最偉大的不是母愛,而是天父的愛。」

對於兒子與她的關係,她認為:「 面對一個患自閉症的兒子,是神給她的 使命。」

葉陳淑淑的丈夫葉禮齊看到妻子與 兒子的改變,心中感動不已,亦接受了 基督爲生命之主。兩夫婦一起分擔家務 ,照顧兒子。後來他們生了第二名孩子 ,是位女兒,現攻護大學,長得獨立而 成熟,很會關心和照顧哥哥。沒想到, 神在合適的時候,讓葉陳淑淑再做專科 醫生。八十年代初期,明哲讀中學時, 葉陳淑淑考獲牌照做心臟血管的專科醫 生。

今天,三十歲的明哲已完成大學教

育,又進修電腦課程,尤精於數、理及會計科,而且他已懂得學會照料自己。 訪問當日,聽到明哲講出簡單扼要的見 證:「感謝神賜一對有忍耐、愛心和關 心我的雙親,我現在已不再自閉,願榮 耀頌讚歸給神。」只要把生命交在神手 裏,神總會悉心塑造,發揮潛藏的才華

明天的抱負

葉陳淑淑與兒子同台講見證,她非 常感恩和安慰,她期望他日自己可以坐 在台下專心聽兒子講見證。

對於未來,她仍有一番事奉計劃。 目前是週末事奉,她打算五年後與任職 工程師的丈夫一起退休,自費全職投入 「大使命中心」的事奉。

「我知道神會用我,五年後或許是 適合的時間,明哲會比現在更獨立,我 可以放心事奉。」

兩夫婦廿多年來沒有搬過家,葉陳

淑淑風趣的說:「神有豐富恩典在我家 !事實上,這屋的面積相當大,方便容 納二百多人聚會,游泳池也可做浸禮池 。」她強調金錢奉獻是重要的,有足夠 支出做家用已滿足,多年來他們一家也 不曾遇到匱乏的時候。

「我和丈夫到過東歐、俄羅斯和尼 泊爾短宣,一方面看到那邊福音的需要 很大,一方面也羞愧自由社會的基督徒 太舒服了,我們祈求惡性的豐足遠少過 對物質的追求。」

葉氏夫婦同心事奉,太太多講見證,丈夫在後默默祈禱支持。葉陳淑淑滿臉幸福的說:「在神的愛和聖靈裏,就自然有愛情、恩情,雙方不會分開。」

誠然,有神同在的家庭,就算遇到 困苦時刻,祂亦會施恩眷顧,正如葉氏 一家所經歷的。

※轉載自香港《時代論壇》第397期 (95年4月9日)。



葉醫師全家福

一九九五年度財政預算 1995 Expense Proje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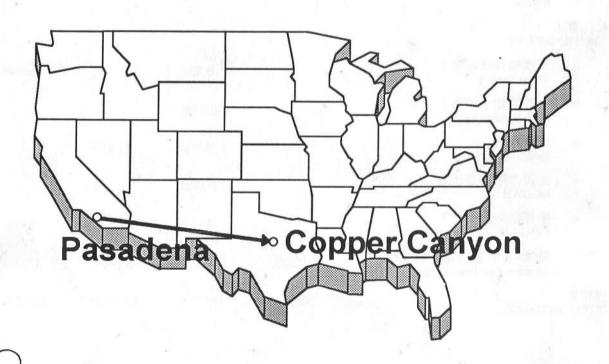
			一月~三月	四月~六月	七月~九月	十月~十二月
1.	辦公室 ADMINISTRATION		125,420	108,000	116,000	120,000
2.	同工薪津 PAYROLL		63,020	62,500	66,000	66,000
3.	搬遷新址 RELOCATION					
	a.	搬運 Moving		10,000		
	b.	整修 Renovation		7,000	8,000	
	c.	貸款利息 Interest		900	2,700	2,700
4.	事工 MINISTRIES		4			
	a.	差傳培育錄影帶 Video Project		6,500		6,500
	b.	中亞宣教(四月) Central Asia (April)		20,000		
	c.	東歐宣教 Eastern Europe		3,750	11,250	
	d.	主後二千福音大會 GCOWE '95		17,000		
	e.	中亞宣教(十月) Central Asia (October)		2,000		8,000
	f.	莫斯科/聖彼得堡教會牧養 Moscow / St. Petersburg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總預算 TOTAL ESTIMATE		200,440	249,650	215,950	215,200	

代禱呼籲

過去三個月,因事工之增加及搬遷計劃之籌款運動 (每次為特殊事項籌款時,經常費之收入會受影響),「大使命中心」財政均出現赤字,而未來數月因各項事工發展之需,將面臨龐大的經濟壓力,我們在此呼籲主內各同工同道為此代禱,也考慮在奉獻上參與。

今率六月中旬 大使命中心要搬遷了! We're moving! (Mid-June, 1995)

New Address: GCC, 769 Orchid Hill Lane, Copper Canyon, TX, 75067, U.S.A.



\$1,000,000

\$750,000

\$250,000 still needed!

還缺乏\$250,000 請繼續代禱,賜助

物業購價

850,000

整修

50,000

搬遷費,雜費,

津師費等

100,000

\$1,000,000

